

閱：

臺灣文學館通訊

Newsletter of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文學

READ · LITERATURE

◎二零二二年三月

◎第七十四期

作家駐村：
移地的創造力
探訪故居，
追尋靈光

Writer-in-Residence:
The Creativity
in Mobility
Visiting Writer's Houses,
Seeing the Aura

74

2022 / 03 March

金典 小時光

Literature Moment

金典獎作家的
午後小聚

為推廣臺灣文學獎金典獎作品，鼓勵大眾閱讀臺灣文學，透過文學認識臺灣土地、社會與人文風情，宣傳2022臺灣文學獎徵件。

邀請2021臺灣文學獎金典獎得獎作家，於3到5月的週末下午舉辦6場講座，分享金典好書的創作心路歷程。



報名方式 本館藝文活動平臺線上報名

2022 臺灣文學獎 即將徵件

鼓勵優秀人才，拔擢年度優異文學作品，
創作獎、金典獎徵獎活動即將展開，
敬請關注國立臺灣文學館官網、臺灣文學獎官網
及臺灣文學獎Online2022

指導單位 Supervisory Agency / 國立臺灣大學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國立臺灣文學館 臺灣文學基地

臺北場

臺灣文學基地 悅讀館

地址 -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27號

00:00-14:00

3 / 13 SUN.

為何我們相信詐騙？
邪教為何迷人？——從紀錄片《Tinder大騙徒》
與《零度分離》談起



伊格言

洪愛珠

4 / 17 SUN.

老派少女如何啟程



張小虹

4 / 24 SUN.

為何是張愛玲？



羅智成

5 / 7 SAT.

我的荒涼糖果店



臺南場

國立臺灣文學館 文學沙龍

地址 - 臺南市中區中正路1號

14:00-16:00

3 / 5 SAT.

復返樹洞：勞動與土地實踐



程廷

黃崇凱

5 / 8 SUN.

憂鬱的亞熱帶



詩意的棲息地

| 編輯手記

The Poetry of Habitat

| Editor's Note

文：謝韻茹

《閱：文學》本期主題是「新詩」、「故居」及「駐村」，展示了詩與空間的交會，呈現私密卻敞開，既內在又外在的流動狀態。流轉在詩人開設的獨立書店、工作室及出版社。「詩生活」的十年限定倒數，預見了實體空間的有限性，但透過與客人的互動、生命記憶的重疊與回溯，也向外生長出無形空間。於是我們不禁進一步追問，到底什麼會永遠存在？法國現象學家加斯東·巴舍拉給我們的啟發是，真正的棲居，必須透過詩意象的乍現，喚起深層意識，人類才能進入棲居的存有狀態。

作家故居的保存，顯示國家的文化胸襟。在臺灣，熱門的故居甚至發展成走讀景點或輕旅行，吸引大眾造訪。本館2021年辦理「漫步龍潭，戴上文學家的貝雷帽」，帶領親子走訪鍾肇政居住長達十年的日式宿舍；未來也將進一步規劃與新竹「三毛夢屋」的合作，推動館舍行銷。故居不是思想的廢墟，已跟隨時代的腳步走進常民生活，躍為文化消費場域。故居活化的意義，或許呼應了美國幽默文學大師馬克·吐溫所言：「這棟房子曾有一顆心，有靈魂」，於是真正的屋宇，必須由記憶、情感搭建，持續與在地對話，不被時光毀壞。

作家駐村，攪動了空間的光與塵。透過駐村活動，有些斷裂的，彷彿被嫁接起來，重新長出枝葉。本期介紹英美、歐陸、日本駐村特色，遍及古堡、自然國家公園、大學校園及博物館。有趣的是，作家抽離生活常軌來到那裡，不一定帶著在當地寫作的目的性，更多的是感受在地氛圍，那些與文學無關的事物，似奇異閃爍的碎片電流聲響，心馳神搖，處在一種「寫的狀態」。

感謝前主編昱成，為《閱文學》的編務打下根基。磚瓦門窗、層架匣盒，皆穩妥安適，我才能循著文字如蟻群返入巢穴；同時也展開一段旅程，期待看見不同的風景。敬請各方賢達賜教。

閱：

Newsletter of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臺灣文學館通訊

文學

READ · LITERATURE

◎二零二二年三月 ◎第七十四期



2020、2021 金點設計獎
Golden Pin Design Award 2020, 2021
Design Mark Recipient
金點標章得獎作品

編輯手記

Editor's Note

詩意的棲息地 | 謝韻茹 | 01

文學工場

Literature Workshop

閱讀場域 Reading and Space

10 年限定，詩心交換所——訪詩生活創辦人陸穎魚 | 張黛瑄 | 06

作家與談 Talk to Writer

你是說他嗎？那人的頭腦太過美麗——訪詩人羅智成 | 曹凱婷 | 10

編輯現場 Editor On-site

在無人行進的街道上，超速前進——訪黑眼睛文化創辦人鴻鴻 | 林芳儀 | 18

作家駐村：移地的創造力

Writer-in-Residence: The Creativity in Mobility

不尋常的寫作之地 全球特色駐村 | 齊義維 | 24

去柏林駐村，不會讓你寫出柏林的作品 訪作家王聰威 | 羅健宏 | 28

臺灣文學基地的房客們 繆思苑駐村的 14 位作家 | 溫席昕 | 33

探訪故居，追尋靈光

Visiting Writer's Houses, Seeing the Aura

作家故居：文學的臨在與不在 | 陳佳利 | 44

收藏著活歷史的房子 訪馬克·吐溫之家博物館館長彼得·羅斯 | 游騰緯 | 48

追憶文本裡的線索：普魯斯特與羅斯金故居 | 許淳涵 | 52

生居與故居：日本作家紀念館巡禮 | 張家禎 | 57

臺灣作家文學地景探索之旅 鍾肇政、李榮春、三毛 | 林世翔 | 62

另一種文學

Alternative Literature

紙上博物館 Museum on Paper

文學檔案的新裝展示：德國現代文學館印象 | 吳瑩真 | 68

文學筆記 On Notes

徘徊、迷路，還在路上 更名者遊途——嘉義文協街區走讀計畫 | 何柏儒 | 72

文藝春秋：一起去地球吧！兩組創作團隊談跨界思考 | 王振愷 | 75

當貓貓躍上閱讀：漫遊城市的獵人們 | 黃偉誌、蔡沛霖 | 78

典藏再現 Collection

詩與賞品滿載而歸的擊鉢盛會 | 王雅儀 | 81

文物捐贈芳名錄 | 86

《閱：文學》

臺灣文學館通訊 74

出版機構 |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地址 | 700041 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 1 號

電話 | 06-221-7201

傳真 | 06-221-8952

網址 | www.nmtl.gov.tw

發行人 | 蘇碩斌

總編輯 | 蕭淑貞

編輯委員 | 洪秀梅、王舒虹、林佩蓉、陳秋伶

執行主編 | 謝韻茹

承製單位 | 翁氏工作室有限公司

專案統籌 | 翁浩原

專案助理 | 許喻理

藝術指導與封面設計 | 毛灼然 @Milkxhkae

設計執行 | 海流設計 @Flowing Design

字型提供 | 文鼎明體、

文鼎書林明體（文鼎字型）

出版年月 | 2022 年 3 月

創刊年月 | 2003 年 9 月

刊期 | 季刊

定價 | 新臺幣 100 元整

ISSN | 2707-9813

GPN | 2009205614

販售處 | 國立臺灣文學館藝文商店等

線上閱讀 | <http://journal.nmtl.gov.tw>

版權所有，本刊圖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文學工場

Literature Workshop

- 閱讀場域
Reading and Space
- 作家與談
Talk to Writer
- 編輯現場
Editor On-site

10 年限定， 詩心交換所

——訪詩生活創辦人陸穎魚

| 閱讀場域

Talk to Luk Wing-Yu, Founder of Poetry in Life

| Reading and Space

「我相信去完成開書店的 10 年，真的會是我活在地球上最好的回憶，我也覺得這是一個最好的決定。」



詩生活店長陸穎魚。

文：張黛瑄（特約撰述）

攝影：彭一航

臺北中山站是個光鮮亮麗的逛街聖地，但走到幾分鐘距離外的赤峰街，「你就會進到另外一個國度。」詩生活店長陸穎魚這樣描述，「有打鐵街、老房子、很多小店。這邊的人都很有趣，好像不是爲了賺錢，比較像是有一個小小的夢想。」

詩生活正是這樣一個所在。當你推開水藍色的木門，走進充滿自由氣息的空間，所相遇的不只有琳瑯滿目的詩集、遺落寶石般的簽名本，這間「詩人雜貨店」還有許多獨門詩意小商品：書寫隻字片語的文學卡和勇氣卡、和書籍成套的打火機、自家出品的擴香石，靜待人們來尋寶。

來自香港的陸穎魚是位詩人，2017 年，她在赤峰街的小巷內開張了這間現代詩主題的獨立書店。人稱「魚店長」的她和書店的氛圍很相似，將生活的光澤、陰影、甜蜜和瑣碎都與詩安放在一處，坦然展現出真性情。

詩人老闆的內心小劇場

情感豐富細膩的詩人性格造就了這美好的場所，卻也是陸穎魚自認身爲經營者的弱點。疫情升溫後，詩生活面臨了開店以來最嚴峻的考驗。

兩三天沒人走進來，一本書都賣不掉。「如果你跟我說，疫情一年後就結束了，那我可以去想這一年做些什麼？可是看不到終點的時候……我自己本身是寫詩的，想要理性的時候，我的感情會蓋過。」

陸穎魚回想當時的低潮，像是腦海裡有個小惡魔在批評自己不夠好，也想過直接歇業。「我之前最大的焦慮，是覺得『詩生活不能離開這裡』，我走就等於我輸了。」和香港股東朋友一席深夜長談才解開她的心結，發現詩生活可以是改變形狀的。

曾考慮搬遷至租金較低的地方，最後選擇將原本的店面重新裝修，成爲更適合藝文展演進駐的空間。就在農曆年前，詩生活換上了一身新裝。

從書房變客廳，迎向未知讀者

周遭有誠品南西店和多間獨立書店，爲什麼大家要進來詩生活？這是陸穎魚持續在思考的問題，「除了我們是詩的主題以外，其實也可以說是沒特色了？新書你在哪裡都看得到，我們的角色是被動的，只能等讀者走進來。」

陸穎魚思索，和藝術家合作策展，就能提供一個主動的誘因，使原本對詩沒興趣的顧客有機會走進店裡，「先不要說賣不賣書，現在的狀況是疫情之後人都不進來了，所以我們要把人帶進來。」

新版詩生活仍有溫馨的居家氣息，但從蘊藏私密感的「書房」變成更開放明亮的「客廳」，角落那張讀者坐臥閱讀的床移走了，店中央擺上造型別致的折疊紙沙發。熟客回來探望，都驚嘆視覺變得更寬敞了。

右手邊新漆的光潔牆面裝上軌道燈，是爲展演備好的空間，「只有錢弄這一邊，

另一邊沒有花錢的就得想辦法。」陸穎魚笑說。牆上的殘膠自行刷油漆覆蓋，地板的漆痕貼上片片雲朵，「有時候得花一點創造力。」

這種隨興點綴的巧思，也頗有詩生活的風格？魚店長反倒告訴我們，所謂詩生活風格並非那麼自覺性的，很多獨立書店資源少、規模也小，整個店就是老闆自己去做，「我們都不太知道想要怎麼樣？可能買二手家具，東湊西湊就好像湊一個風格出來。」

孤獨是美好且必須

問起改變了自己的一本書，陸穎魚說出的並非詩集，她回憶在剛開始寫詩、書寫狀態較為混亂的時期遇見了蔣勳的《孤獨六講》，讓她學會放下外界的眼光，「原來是我可以孤獨的，孤獨是很美好的，是生命必須的一件事情。我們需要去創造孤獨的空間跟時間，給自己去沉澱，去問自己想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過什麼樣的人生？」

這體悟影響了陸穎魚的創作，亦影響了她待人接物的態度。她把寫詩形容為「清理自己內臟的過程」，藉由寫詩與讀詩慢慢探索自己的黑暗面，知道自己即使有瑕疵，也有美麗。「我到現在也會有自卑，可是當別人需要，我也可以拿出自信去幫助他。」

書店是一個生意，但對陸穎魚來說，賣出一本書的利潤不是那一百塊可以計算，「你看到讀者喜歡那本書，你認真去跟他交流，他真的感受到……我覺得『真誠』這種東西是很珍貴的。」

人與人之間總有許多虛偽，真心可貴，因此當一個陌生人走進詩生活，從一本書開始聊起他私人的焦慮，面對這樣的信任，陸穎魚總是全心回應。她說，老公會提醒她不要太「走心」，畢竟身為要面對眾多讀者的老闆，也要懂得劃下底線。

小書店存在的意義與實踐

「客人就是我的朋友。」陸穎魚說。當客人幾年不見，她不免牽掛當初一起在書店喝過啤酒，交出內心煩惱的那個人現在怎麼樣了？

有些學生把這間書店視為課業壓力下的避風港。一位熟識的法律系學生消失了約莫一年多，「那天剛好在裝潢，沒有開店，我遠遠看見一個男生在門口蹲著，戴著口罩，我就知道是誰了。真的很像電影的場景。」

兩人在裝修中途的店面聊了一個多小時。「後來他在 IG 打了一篇文章，講他和書店的故事，我最喜歡看這種啊。」陸穎魚開心笑說，「看了之後，會覺得開店這幾年真的有它存在的意義。」



- 1 書店一隅溫暖的軌道燈與畫軌，是全新設計的策展區域。
- 2 書店正中央平台區，是主角商品詩集的陳列所在。

除了自己製作小物，詩生活有不少獨立品牌長期進駐，成為跨出文學出版界的朋友。「可能詩本來就很小眾吧！我一直希望可以用不同方法把它打出去，而不是只依賴賣書。」

募資專案是詩生活每年必做的功課，去年和飲冰室茶集共同推出「我的小小詩集」，是陸穎魚主動出擊，和商業性大企業合作的初體驗。迷你詩集的尺寸特殊、製作成本高昂，由飲冰室茶集贊助才得以實現，她則貢獻選詩的專業、藉由人脈邀請詩人。

陸穎魚在這案子中進一步理解自己的能力所在。「以前會覺得我只是間賣書的小書店，不用想太多東西，可是如果今天可以藉一個更強大的力量去推廣詩，為什麼不去做？」

10 年限定，恕不延期

比較熟悉詩生活的人，都知道這是間 10 年限定的書店，「即使 10 年後有機會成為像誠品的連鎖書店，我們也會消失。」魚店長發下豪語。她表示這 10 年目標就像是一個社會實驗，也陪伴一個文學世代的成長。

開店 5 年，當初青澀的學生客人已邁入下個階段，陸穎魚想像約定的 10 年到期時，這些小朋友可能已結婚生子，「我將會看著這一切的經歷。我覺得這也是獨立書店最大的美麗，它可以允許這些有趣的事情發生，連鎖書店很難。」

那麼在詩生活退場後，她打算做什麼？「好想趕快去領薪水」，她半開玩笑說，「有時候看到什麼鴨肉店，薪水很高還有獎金領，我真的很想要去。」

不過笑聲落下之後，魚店長正色道：「我相信去完成開書店的 10 年，真的會是我活在地球上最好的回憶，我也覺得這是一個最好的決定。」

你是說他嗎？ 那人的頭腦太過美麗

| 作家與談

——訪詩人羅智成

Lo Chih-Cheng Interview: Beautiful and Tasty Mind

| Talk to Writer

這太迷人了！我每次都覺得才剛開始而已，才剛要進入詩創作的大門口，正準備要進行探索。



詩人羅智成於工作室，後方畫作為 2017 年「世界停電我獨舞」詩畫特展主視覺。

文字：曹凱婷（特約撰述）

攝影：黃郁菁

圖：聯合文學出版社、聯經出版社

每個時期認識的羅智成都有不同的職稱，某階段是總編輯，也有可能是電臺的臺長，也有可能是公家機關的首長，但詩人是他不變的身分。

你 是 說 他 嗎 ？
那 人
那 人 的 頭 腦 太 過 美 麗

——《寶寶之書》

詩人羅智成今年 67 歲了，然而星盤上有著三個水瓶的他，是永遠的少年。「教書超過 30 年，現在走在校園，看到老師、助教，還老是嚇一跳，覺得自己還是個學生，還夢到要畢業了，學分沒修完；要考試了，還沒念書……」只有在人們尊敬的眼神中，他才被殘酷地提醒：啊，自己早已是「老師的老師」了。

對大腦過動者來說，時間是永恆的難題

這麼精彩的人，也會感到荒涼嗎？「是的／不管多大多老／我們的處境仍然／跟童年的時候一樣／無法及時理解／時間出的難題」，還沒來得及學會上一題，就得交出下一題的答案，時間，是羅智成永恆的焦慮。自稱「大腦過動」的他，一個按鈕能觸發千萬個想法，人們隨口一個問題，都能講上半小時，想做的事情不停膨脹，時間怎麼夠分配呢？詩是他認識、處理焦慮的途徑，但只有在出版之後的 24 小時內，才短暫享受到一日的自我滿足，很快新一輪的焦慮又趕上他。

高中就發表詩作，臺大哲學系畢業後，進入報社當副刊編輯。80 年代，那是媒體的黃金年代，工作具挑戰性、影響力又大，同事全是如張大春、季季、劉克襄這般狠角色。羅智成後來更參與創辦時尚雜誌《GQ》、《Vogue》、旅遊雜誌《TO'GO》，創立電視製作公司及廣播電臺 FM91.7，還開過出版社、書店，幾乎所有媒體都玩過。

羅智成位於臺北大安區的工作室，也放著幾個前臺北市長、前總統馬英九致贈的獎座，紀念他曾任臺北市新聞處長、駐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中央社社長的公職冒險之旅。他任內把臺北新聞處改制為觀光傳播局，開始打造城市品牌，帶起超大型臺北跨年風潮。

「我好奇的事很多，號稱有 30、40 個志願，後來因為現實條件刪刪改改，現在還是有 30、40 個，」羅智成下一件事想嘗試商業電影，還著手畫了沉浸式劇場設計。他最新系列的「故事雲」創作計畫，非常適合改編成戲劇展演，三月即將有「光年詩劇場」在國家圖書館演出。

宏大書寫格局，以詩創作自己

羅智成祕教信眾各有擁戴的聖典，廣受喜愛的入門款《寶寶之書》，適合捨不得卻終得離家的人們，放進行李帶向遠方，靜靜安頓在書桌上、抬眼就能看見的位置。這本詩在 1988 年首次出版，20 多年後，羅智成在 2012 年重新出版的後記寫：

「勇敢離開吧！去長大，
去結婚、生子、衰老、死亡
我會繼續留在寶寶之書裡
這一個溫暖的漢字堆砌的角落
努力留下你曾有的感傷與夢想」

如今又十載過去，羅智成確實已經走得更遠了。他的文字依然甜美造夢，但卻長出無比宏大的企圖。從一整本的百首組詩，邁向 3000 行的「詩劇」，而於此同時，他的核心仍然是一顆美麗的頭腦，他一直深信，每個人都應該是自己最終極的作品，擁有「豐盛的人格」，擁有深刻豐富思想，根本毋需思考如何修辭；反之若只是平庸的觀點，欲用修辭美化，也只是粉飾太平。

「我寫詩很多時候是『哇噠，我今天想到一段很厲害的話』，這個『話』，其實就是一個思想。」不限於抒情，不限於議論，不限於敘事，詩是羅智成重要的邏輯、思考方式之一，與他的生活緊緊綁在一起。而感受世界與創作太迷人了！他的頭腦無時無刻在製造更多更多的小世界，由此無限擴張成一個國度、一時代的文明，龐然為羅智成宇宙，初嘗美滿如夢中情人、尾韻深沉如諸子之書，讓人在一顆糖果裡，品盡荒涼。

獲得 2021 年臺灣文學獎金典獎，2020 年底出版的《荒涼糖果店》，是故事雲計畫中的第 3 本，詩中塑造了一個位於鋪石巷弄裡的糖果店，裡頭有著鋼琴與老爺鐘，以及神祕美麗的女主人。書封上的一罐罐糖果，是羅智成一粒一粒親自安排擺設，色彩繽紛，有著逃學口味、獨處口味、心跳口味……當然，還有荒涼口味。



1 羅智成親手為新書繪製插畫。
2 工作室一隅。

在生命與死亡之間上演的一場場奇遇，角色們互相對話，辯證彼此的存在和記憶，艱深遠大的哲學命題，能以詩來表達，讀畢彷彿看完一場提姆波頓 (Tim Burton) 電影，綺麗怪誕又酣暢淋漓。

害羞的文字，全方位的盛宴

同為故事雲系列的《問津：時間的支流》，更早在 2020 年就獲得臺灣文學獎金典獎。決審讚譽《荒涼糖果店》：「再次展現執意衝向語言與意識幽暗處、以詩為存在暗影打光的一次詩歌實驗成果。」此次徵獎不分文類，《荒涼糖果店》是唯一獲獎的詩。詩的歷史悠久，可是在臺灣現代文學中，卻比起其他文類更晚才被認識和喜愛。

這也是為何早年詩社這麼多，「那個時代寫詩很怪，在文學上幾乎是『不合法』，副刊都不登，只好一群人自己出錢辦詩刊。」羅智成在就讀師大附中、臺大哲學系時，都創立了校園詩社，搭建早期同好們的舞臺，或者更像是一個地下教派，讓這般害羞的文體，在適切場合與對的人之間，不再尷尬彘扭，蔚為異教文明。

羅智成認為，空間，是最終極的媒體，親身的觸碰，能帶給人們最直接的感受。他不僅在詩作中細筆描繪此情此景，在新書發表會上，也以朗誦、音樂、舞蹈形塑氛圍，勾引大家走進故事。採訪當中，他秀出精心設計的提袋，拎著紙袋，好像真的買到了精裝糖果禮盒——發表會上，還真的有糖果罐可以拿。

小時愛讀書，長大一直玩

當其他小朋友玩在一起的時候，羅智成就比較喜歡獨處。小學開始寫日記，寫著寫著變成詩，快畢業的時候，爸媽幫他在家裡搭建了一個迷你書房，就在廚浴上方，爬上樓梯窩進去，孵出一代詩人的誕生。

「我小時候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到處翻有字的東西，」出生長大都在臺北，社會人文書籍容易取得，他老往姨丈開的書店跑，大人的書他都拿來看，見一本愛一本，什麼都感興趣，「我很喜歡那種很雜、很廣的感覺。」他說這句話的語氣很巨大，像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

工作室、家裡滿滿是書，讓家人都快受不了，他幽默表示，「以前是單身漢，現在地盤節節敗退，是全家最沒地位的。」他最近在讀和茶有關的書，一面準備《小王子》的講座，還想要整理自己的詩學。

這倒不是說他很孤僻。「小時候覺得玩耍很浪費時間，現在覺得玩耍太有趣了吧！」他在家看到小孩就想跟他們玩，交遊也廣闊，文壇友人動輒交情數十年，都暱

稱他「羅某」。羅某多才多藝，有打羽球的球隊、參加「威士忌兄弟會」；酷愛旅行，把旅途所見出成攝影集，還把各種古玩收藏如《透明鳥》的鳥籠、峇里島的圓桌扛上飛機帶回來；他愛畫畫，畫想像的南海怪獸石斑魚；愛電影，看 NBA，踢過足球，還會吹薩克斯風。

而且他玩就是要認真玩，喝酒的時候才不寫詩咧！「越忙的時候，才越會想創作！例如開會和上課的時候：）。」

天氣好就想出門，好像沒進化過

疫情限制出國，一點也沒澆熄他的玩心。連上網路，現在就能徜徉義大利。看著窗外，陽光就是邀請。「人類真的很特別，大腦一直進化，卻還保有植物一樣的趨光本能。我完全無法抵擋！」

羅智成進報社 2 年後，飛到美國讀研究所，他只花一年就拿到碩士，接下來 3 年邊讀博邊玩瘋，曾經開車橫貫美西洛杉磯到美東波士頓，來回兩次，2 萬多公里。「唉！真的美得要死！」羅智成連連讚嘆，無論是自然景觀還是人文景觀都令人印象深刻，例如紐約、五大湖或整條公路都是絕美海灘、特色小鎮的加州，還有讓他三度拜訪的奇幻私人博物館，拉斯維加斯必須去，嗑藥般的邁阿密更是迷人……

「講到旅行，我真的可以講很久！」他乾脆從書架上拿來自己的攝影集《遠在咫尺》，描述起來，一根電線也沒有的羅騰堡、只有藍白兩色的突尼西亞希迪布薩……他還偶然拿到攝影大師 Jan Reich 的布拉格攝影集版權，搭上詩句在臺灣出版。

那麼，喜歡臺北嗎？「我喜歡臺北嗎？我也不曉得，我十分了解它、依戀它，也忍不住常常跑出城……」

羅智成的生活態度是：只要有一件事不開心，那就要完成一百件快樂的事洗記憶，他對小孩唯一的期許，就是快樂、健康和自信。「如果有天早上起來，你因為要去上班而覺得不快樂，那就該換工作了，」他自比為職場上的豌豆公主，躺到一顆豆子就渾身不對勁，第一個閃人；組到一半的飛機，失去興趣那就先擱著。能留住他大半輩子的臺北，想必有其魅力。

散漫又嚴格的出版焦慮重症患者

羅智成是對出版很有想法的作家，一本詩集從第一個念頭到付梓面市，10 年、20 年是常有的事。他會同時有好幾個創作一起進行，想到就記下來，不時還會有新點子插隊，有時候這個快一點，有時候那個慢一點。他寫得很快，但整理要拖上好久，出版界都知道，他是出了名的出版焦慮症頭，極愛改稿，常常定稿又覺得哪裡怪怪的，再拿回來反覆修改，竟曾有過多達 20 個版本的定稿。

「當過編輯就知道，有些作者就是這樣子，」他透露當初出攝影集，美編應該快要得憂鬱症了，「只用了一百多張照片，但我們當時掃描了 400 多張，我就覺得這張也可以放看看。」最令人髮指的是，美編在排版的時候，他還坐在背後一起看！

最近新書即將出版，羅智成過年期間只有大年初一當日整天沒工作，其他日子天天來住家附近的工作室報到，「但我當然是睡到中午才來啦。」他笑說全家只有女兒像個大人，老爸老媽和兩個兒子都很散漫，常常散成一團，在家一點也不想工作。

目前最接近完成的有 3 本書，包含故事雲計畫中的《圖書館無伴奏》、《荒涼糖果店》中提到的《預言又止》、以及比較生活化的《個人之島》。他邊寫邊手繪書封，像是《預言又止》就畫了古代占卜用的龜甲。

曾做過廣告美術設計，羅智成創作初期就有意識地設計了「眼睛」logo。他的每一本詩集，都是黑色書封，暗示著無限可能；封底皆畫上一隻眼，代表向外看與向內看，兩種視野合一，什麼都可能發生。

用創作「命名」，思想才有了身體

他的辦公座位後面，放著大型輸出的一樹眼睛。是 2017 年的「世界停電我獨舞」詩畫特展主視覺，也作為 2018 年再版的《黑色鑲金》書封。

「知性與感性，絕對不是互相排擠的，」羅智成相信，知識也能是一種美感經驗，而人類精神真正的精髓，就在於我們有著向內看的「意識」。向外看的是視線，也就是以感官接收訊息，但看見了、知道了以後，唯有在內心有所感受、思索，方能打開靈魂之窗。對他而言，文學就是訓練這隻「心眼」的重要法門，讓一件日常小事，可以啟動千百種想像。

羅智成的生活，和所有人一樣平凡：到處找好吃的啦、賴賴床啦、了解現在的新地球人（小孩）在想什麼、寫稿、工作……但他從來不擔心沒東西可寫，光是故事雲就有幾十個主題想做。因為，生活有許多面向，而他擁有最靈敏的「心眼」，當他在書桌前坐定，打開電腦，為他所見的一切「命名」，從一雙拖鞋、夜遊臺北、結婚典禮到孩子出生，都在他的王國裡，盛大上演，比真實更接近真實。

「生命裡頭很多心得感想，如果沒有把它『命名』出來，那就是不存在的。文字創作就是留下內心世界的證據。」看到一個鐘，你說那是鐘，依此我們能夠一一辨認萬物的存在，意識自身的存在。於羅智成而言，他腦裡發生的一切才是真實，而他想留下的一切早已在詩裡安放。

孤獨或聚眾，半世紀一如初見

在新詩終於走入尋常百姓家，「IG 詩人」、「像極了愛情」竄紅的當頭，羅智成已經寫詩半個世紀。

從最孤獨的時候開始，羅智成始終兢兢業業，經營一系列、一整本的雋永長作，累計至今 20 餘本著作，大多為詩，兼含散文集、評論集、攝影集、遊記等。他的風格與探問都十分鮮明，但因為把「詩」想得很大，他不斷超越自己，開拓詩藝格局，使得他的作品經得起多層次的檢視，能從不同角度反覆咀嚼，「美味又營養」。

有沒有讀者，有沒有拿獎，書賣得怎樣，掀起什麼影響，他的詩心沒有變過。「沒有精彩過的人，不會懂得荒涼。創作很好玩，但想想也很索然，唯一真正的回饋，就只是寫完當下那種，對自己有了交代的滿足感，其他都是微不足道的。」

他在大家面前翻看作品時，並不扭捏，輕鬆坦然，像是和新朋友介紹他親密且喜愛的老朋友。

那他自覺達到豐盛的人格了嗎？他毫不遲疑地答：「還差得遠呢！」被尊稱為教皇，羅智成卻覺得，自己才將將要踏入大門而已。文字的國度太厲害了！對他來說，詩如同標上了注音符號的國字一樣，每次都如同初見，因為第一次相識，所以專注又熱切，還有那麼多可能的排列組合，還有那麼多美妙東西即將發生，全新的世界等著開啟。他玩得很過癮。

飽經閱歷的他是我見過／最謙遜、好奇的資深少年／他想尋求答案的問題最難

衰敗不會僅屬於年長者／真正的青春卻僅屬於／
很少數很少數的詩人／勇於愛戀奉獻的靈魂

——《荒涼糖果店》

羅智成



詩人、作家、媒體工作者、文化評論者。1955 年生，臺大哲學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所碩士。曾任臺北市新聞處處長、中央社社長、FM91.7 臺長、美商康泰納仕雜誌集團編輯總監、《中時晚報》副總編輯與副刊主任、閱讀地球文化事業創辦人等，現為故事雲工作室負責人、臺師大國文系兼任副教授。曾獲金鼎獎、臺灣文學獎金典獎、時報文學獎等，著有《光之書》、《寶寶之書》、《夢中情人》、《地球之島》、《透明鳥》、《問津》、《荒涼糖果店》等。善以情詩體探問人類存在命題，獨有的神秘童話感與長詩經營格局，無人企及。2005 年展開故事雲計畫，大玩詩劇實驗。

羅智成作品年表

本年表僅收錄羅智成近 10 年之新作與再版著作。

《荒涼糖果店》 聯合文學 詩人在文字裡寄託、留下令人牽掛的審美對象，就是《荒涼糖果店》最早先的構想，也是「故事雲」另一個新的實驗。		2020	《個人之島》 聯合文學 是一本選集，沒有特定的形式，沒有特定的主題，是詩人把過去發表過或沒有發表過的一些作品，做一次與時俱進的整理。		2022
《問津：時間的支流》 聯合文學 「故事雲」系列作品。是現代版的桃花源遊記，有極強的故事性與戲劇元素。		2019	《地球之島》 聯合文學 本詩集分為兩輯，詩人試圖把個人的感受或對當代文明的疏離，刻鏤在更為恆久的，這座島嶼的氣候、地形或更具普遍性的自然、人文環境的基本特質上。		2020
《泥炭紀》 聯合文學 本作中許多字句可以溯源到作者最初的實驗作品。其基本材料來自 1974 至 1979 年間的殘稿與札記。		2018	《黑色鑲金》 聯合文學 延續《寶寶之書》的親密氛圍，繼續銘刻著對理想聆聽者的傾訴與剖析，也揭發著創作現場的自覺與自欺。		2018
《遠在咫尺：羅智成攝影之旅》 聯經出版 本書籌備的過程超過十年，共收入 137 張獨特視角所攝影的照片，加上作者本身詩性的語言文字風格，營造出觀看的視覺與閱讀的樂趣。		2016	《知識也是一種美感體驗》 聯經出版 一本書市上少見，以作者自身寫作生涯也極為難得的文化評論兼觀察隨筆。		2018
《諸子之書》聯合文學 除原《擲地無聲書》中之諸子篇，另增加最新完成洛神、李白、蒲松齡等篇。		2013	《迷宮書店》聯經出版 關於閱讀的冒險故事，把詩的元素或某種詩想，和別的表演、表演形式結合在一起，「故事雲」書寫計畫的一環。		2016
《寶寶之書》聯合文學 「寶寶」是詩人虛構的第二人稱，出現於 1973 年底的作品「點絳脣」。靈感來自青年詩人對理想異性、理想創作生活或理想知感經驗的嚮往。		2012	《透明鳥》聯合文學 繼「新絕句」詩集《地球之島》之後，再度推出新作《透明鳥》。		2012
		2012	《光之書》聯合文學 詩人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可稱爲其創作時期的某一過渡期、分水嶺，是「結束」，也是「開始」。也是其最個人風格的一本詩集。		2012

在無人行進的街道上，超速前進

| 編輯現場

— 訪黑眼睛文化創辦人鴻鴻

Hung Hung Interview: Speed Up on the Deserted Street

| Editor On-site

無論流行的是詩還是其他，都只是個傳達詩意
打造世界的工具。



《衛生紙詩刊+》最後一期的封底。

文：林芳儀（特約撰述）

圖：鴻鴻

「這張是我收到罰單上的照片。」鴻鴻指著《衛生紙詩刊+》最後一期的封底說著：「我覺得很棒就是，這畫面上只有我一人，被照超速，跟我做這本刊物的理念不謀而合——在無人行進的街道上超速前進。」



鴻鴻以創作者與出版人兩個身分活躍於詩壇。

詩刊是載具，詩本身也是

《衛生紙詩刊+》最後一期的封底，是鴻鴻一人騎在馬路上，被周圍的白色箭頭包圍；封面也有馬路上的白色箭頭，不過是在國外拍攝的風景照。兩張照片，國內和國外，無人和一人，從自己看出去的，和從別人眼中看到的自己，將多首生活中的詩意包夾起來。做為一個詩刊的終點，一個不是結束的結束，這正好傳達了鴻鴻的特質：每個瞬間，都在路上。

鴻鴻想做的事很多，停了一個，還有下一個，所以面對一件事情的結束，他總是坦然以對，甚至樂見其成。「當我想做的事已經發展起來，很多人陸續在做了，那我的階段性任務就結束了，接下來還有更多需要發掘的人事，不需要停留於此。」所以當詩壇出現越來越多「生活化」的詩人，《衛生紙詩刊+》這個載具的任務也就結束了。

「衛生紙是最卑賤的，沒有人會把它跟詩放在一起，這就是「蒙太奇」，把衛生紙和詩拼在一起，不只是衛生紙，也不只是詩。詩是拿來用的，應該要直接和我們生活相關，才有了意義，才能對每個人說話，與所有人產生關聯。」鴻鴻把詩帶到所有人面前，也培養出一群「衛生紙」詩人，他提供一個空間，一個培養皿，讓一顆顆種子冒出芽來。而創辦黑眼睛文化，也就是秉持著這樣的理念。

除了《衛生紙詩刊+》以外，黑眼睛文化還出版了許多詩集。這固然與鴻鴻長期涉獵詩領域有關，不過他成立的初衷，是想要一個可以做「任何事」的平臺。從一開始的快活羊電影工作室，到後來變成文化公司，辦黑眼睛跨劇團，無論是拍電影、做劇場，還是寫詩、出版詩集，以及承辦臺北詩歌節，鴻鴻一直不斷跨界，挑戰更多可能，他的身分轉換靈巧自如，渾然天成。

之所以會取用「黑眼睛」，是源自於顧城的詩：「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鴻鴻接著又說：「有一首著名的吉普賽歌謠就叫做〈黑眼睛〉，還有七

等生寫了〈我愛黑眼珠〉這篇小說，而〈亞細亞的孤兒〉歌詞裡寫到『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黑眼睛也代表著亞洲人、東方人。」鴻鴻對「黑眼睛」有各式各樣的詮釋，正好顯現出這是一間可以嘗試各種可能的文化公司。製作影片、策辦藝文活動、出版書籍等，這對於鴻鴻而言是個「載具」，詩刊是載具，文化公司是載具，詩本身也是。

臺灣詩的全盛時期已過，經過幾十年後又重新復甦，在這講求快速的影像世代，短句容易被吸收，而能用淺白的語句寫出深邃的詩意，經營出一個世界，那才是好詩。「許多用文字寫出來的詩毫無詩意。」鴻鴻說：「無論使用的形式是詩還是其他，都只是個傳達詩意、打造世界的工具。」

在詩人與編輯之間轉換身分

「看到好作品來投稿，我會先勸作者另找其他出版社，尋求更多曝光率，那如果別家出版社不出，我就會幫他出版。」對鴻鴻來說，能不能由黑眼睛出版不是最要緊的，要緊的是好作品能不能被更多人看見，創作者有沒有發揮的舞臺。

鴻鴻選書完全隨心，未考慮銷量，意在給更多詩意飽滿的人一個生長空間。除了詩集，黑眼睛也出版少量文集、劇場論著，雖說沒有確切的出版路線，不過鴻鴻就想做別人不做的事，所以相較於散文、小說，他選擇做一般出版社少出的詩集。「像葉青的詩集大賣，這完全超出我的意料。」鴻鴻感慨說著。

擔任出版方的角色時，鴻鴻很願意拋掉自己身為創作者的包袱，給予其他創作者大展拳腳的空間。「當雙方意見不同，而對方又有所堅持，我幾乎都是退讓的那一個。」鴻鴻很樂意當輔助的角色，提出建議，又不干涉太多。在出版《同在一個屋簷下：同志詩選》時，爲了是否收錄爭議性詩人的詩作，鴻鴻提供主編利文祺建議後，就不再過問最終決定。「他是主編，是他需要擔起讀者的期待，所以無論最後他做什麼決定，我都會支持。」

當作者將出版稿件交到出版社，文字多少會經過些許調整，但詩集不同，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因此作爲詩集的出版方，鴻鴻僅就詩集的呈現來給意見，諸如封面字的大小，有無分輯，書寫後記等，幫正要啟航的詩人們鋪路，通往讀者，將途中的障礙掃除。他說：「像是有的詩人沒有依主題、地點、時間等分輯，不希望限制讀者觀點，但我覺得作爲一本詩集，需要給讀者一個切入點，總要從某個地方出發，給他一個翻開這本的理由，看完一首還想繼續看另一首的理由。」

在出版自己的詩集時，鴻鴻同樣會切換成編輯的身分，從讀者的角度審視自己，先創作好內文，接著思考如何呈現更適合。他說：「比如我即將出版的詩集，之前在臉書上讓大家投票書名，後來選了票數最高的『跳浪』，雖然那其實並不是我一開始覺得最好的。」

從不停止對世界的觀察

「或許到某一個時間，黑眼睛文化也會結束營業。」鴻鴻輕描淡寫說。

一如《衛生紙詩刊+》結束得毫不戀棧，鴻鴻面對自己一手創立的黑眼睛文化，同樣也抱持著「這是階段性任務」的心態。「剛開始做黑眼睛時，這些年輕人的詩集找不到地方出版，補助也很少，一般出版社興趣也不大，但後來很多獨立出版甚至大出版社都願意出，我就可以急流勇退了。」

鴻鴻的「退」，是爲了下一次的「進」，結束是爲了另一個開始，他要把時間花在開拓新的可能上面。

「這幾年重新聽黑膠，我迷上了爵士樂，因爲爵士樂用黑膠聽非常好聽，於是就開始去學，接著就做了爵士詩選。」鴻鴻也在臺北詩歌節辦過一些主題活動，將爵士樂和詩結合，反應非常好。因此，未來黑眼睛文化預計出一張黑膠唱片，取用《爵士詩選》當中的詩，找詩人和爵士樂手合作錄製，唱片名稱暫定爲『爵士詩靈魂夜』。

總是不斷做出新嘗試的鴻鴻，從不停止觀察這世界的需要，他寫作，拍片做劇場，爲社會議題發聲，讓更多創作者發光發熱。鴻鴻用一雙黑眼睛左顧右盼，畫出一個又一個白色箭頭，在無人的街道上向前奔馳。而「黑眼睛文化」就是他的機車，一個看似尋常的載具，在鴻鴻的驅動下，駛出了與眾不同的軌跡。

詩人嚴選，必讀的黑眼睛文化作品

 <p>《爵士詩選》 主編／鴻鴻</p>	 <p>《樂天島》 作者／鴻鴻</p>	 <p>《摩洛哥流謠》 作者／四方田犬彥 譯者／黃毓婷</p>
<p>這是第一本以中文創作爲主軸的爵士詩選，共收錄 78 首作品。詩稿來自臺灣、港澳、新馬、中國，難得的是，也包括音樂家的文字創作。同時也收錄了一輯文獻精選，梳理爵士詩史上重要的詩人詩作，包括美國、日本的重要詩人。詩人崔舜華爲本書特繪油畫封面，書內數十幅精印的爵士肖像則來自私房收藏的黑膠唱片，展現爵士樂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另一部分。</p>	<p>本書是詩人對現實社會所進行的「革命詩學」的又一次精采展現。他不避諱政治題材、不強調文學修辭或話語，直接以詩刺向權力和政治的核心，這或可視爲 21 世紀新政治詩風潮的再一次崛起。</p>	<p>作者對魂牽夢縈數十年的神秘國度的往復踏查，走出《北非謬影》的浪漫甜美神話，穿越東方主義、存在主義、新殖民主義的迷霧，書寫摩洛哥這塊交揉感官、禁忌、殘酷、狡詐的北非大地的想像與真實。</p>



作家駐村： 移地的創造力

Writer-in-
Residence:
The Creativity in
Mobility

作家駐村：
移地的創造力

Writer-in-Residence:
The Creativity in
Mobility

不尋常的 寫作之地

全球特色駐村

Unusual Writing Residencies

文字：齊義維

圖片：英國國家寫作中心、維特拉·拉涅利基金會、美國農業部

身為創作者，是否也曾經想過，能全神貫注在書寫與情境裡，享受暫時與世隔絕的一段自我對話時光？或是，當靈感卡關時，是否也曾冒出想要移地獲取新刺激的念頭？那麼，何不試試看成為駐村作家？自 20 世紀以來，駐村機會在全球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有些針對文學創作者，有些則廣邀所有藝術類別的申請人。從城市、古蹟到自然美景，各式的駐村機會足以滿足不同工作性格的創作者。



想在古堡裡頭工作嗎？英國國家寫作中心的「龍廳」就是你的選擇。（攝影：Hannah Hutchins；圖片：英國國家寫作中心）

想像一下，獨自一人帶著書寫工具與簡單行囊，遠離平日生活瑣碎的例行事物、慣有的生活社交圈，毫無後顧之憂地來到一間特別準備的工作小屋，裡面不只有乾淨的書桌與床，也有可能即時送來的餐點。如果這樣的畫面深深吸引著你，也許可以考慮成為駐村作家。

什麼是駐村？

「駐村」是什麼？簡言之，由機構或企業出資，資助可能獲選者在約定的時間長度內（通常是幾週，也可能長達一兩年）進駐特定的創作空間，提供基本的食宿與交通，支持創作者於此期間內盡情投身所愛；而作為回饋，獲選者也需要完成申請時的目標，諸如完成部分作品、開設工作坊或舉辦公眾演講等等。對寫作者來說，駐村機會不僅提供能沉澱與專注工作的片刻、獲取異於同溫層的文化刺激，同時也可能開啟未知的產業人脈；而對主辦方而言，撇除純粹給予空間與經費的文化機構駐村，部分私人企業或跨領域的公家駐村單位，諸如國家公園、學校、大型企業開設的基金會等，也會希望透過與文學工作者合作，為自己的單位帶來新的關注、走出未曾在該領域出現過的社會面貌，創造雙贏的互利模式。

雖然駐村聽起來很誘人，但全球相關的計畫五花八門，在立意與執行層面上存在不小的落差，比較熱門、補助完善的駐村，通常只接待已有一定聲量的創作者；而許多計畫在執行時，也嚴格規定親友、伴侶或寵物於此期間不得同行或探訪；有的駐村需要創作者交換的工作量頗大，極有可能佔據創作者的自我工作時間，也有些駐村隱含著語言與飲食習慣上的差異。而即使想多報名幾個駐村試手氣，多數申請在報名時會先收取一筆報名費或保證金，還未成行就已所費不貲。因此，找到目的、時間、形式與津貼都符合需求的駐村，非常重要。

古意盎然的駐村

如果對在古蹟裡沉思與創作有所嚮往，英國國家寫作中心 (National Centre for Writing) 與義大利奇維特拉·拉涅利基金會 (Civitella Ranieri Foundation) 的駐村計畫會是很棒的選擇。前者位於英格蘭知名古城諾里奇 (Norwich) 之中，這座城市以其豐厚的文學遺產，在 2012 年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認定為世界文學城市之一，至今仍有許多獨立出版業者與書店匯聚於此。英國國家寫作中心設址於城裡一間中世紀商業會所「龍廳」 (Dragon Hall)，每年與多個國際文學獎補助單位合作，例如臺文館、駐英代表處就與英國翻譯文學中心 (British Centre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與陌生人出版 (Stranger Press) 合作，不定期開放長期或短期的駐村寫作與文學翻譯計畫，長期駐村的參與者可在龍廳旁的小屋中住宿與工作，享受古味十足的建築與人文風情。

由義大利奇維特拉·拉涅利基金會設立，駐村在 15 世紀的古堡拉涅利城堡，被贊助的每位獲選人在城堡裡可獲得獨立的臥室、工作室與餐食長達 6 週的時間，主辦方也會在駐村期間不定期舉辦鄰近城鎮小旅行與義大利語教學課程，以供遠道而來的國際嘉賓選擇。唯一的缺點是，這項夢幻的駐村計畫只採邀請制，由委員會每年進行提名與遴選，邀請全球藝術文學相關領域的創作者參訪，如果想獲邀，就請持續努力的創作吧！

遺世獨立的駐村選擇

喜歡與世隔絕、不受干擾的寫作者，可參考美國 UCROSS 基金會及瑞士揚·米哈爾斯基基金會 (Jan Michalski Foundation) 的駐村計畫。UCROSS 基金會駐村所在地前身為懷俄明州的大牧場，今日這塊牧地已被改造成為文學與藝術發展的駐村聚落，並與許多美國獎助與學術單位合作，協助獲選人在駐村結束後，能持續接軌學術、出版或藝術市場。其申請規則較為嚴格，也由於滋養出的創作人們在離開後多成為該領域的佼佼者，讓這裡的駐村機會相當受歡迎。

瑞士出版界巨頭薇拉·霍夫曼 (Vera Michalski-Hoffmann) 設立的揚·米哈爾斯基基金會，座落在瑞士侏羅山 (Jura Mountains) 腳下，村落建築由全球包含日本知名建築師隈研吾在內的 7 間建築事務所，各自打造風格獨具的七間現代主義「樹屋」。住在這些半懸空的樹屋裡，駐村作家們能隨時俯瞰日內瓦湖與阿爾卑斯山的日夜景緻，每個月並額外有 1200 瑞士法郎的生活津貼，同時也備有無障礙的樹屋可供申請。



- 1 同樣是在古堡駐村，義大利奇維特拉·拉涅利基金會除了提供住宿，也包含鄰近城鎮小旅行與義大利語教學課程。(圖片：奇維特拉·拉涅利基金會)
- 2 想在一個與世隔絕的環境創作嗎？由美國農業部資助管理的駐村，可以讓藝術家 Kathy Hodge 在 Nellie Juan-College 峽灣裡創作。(圖片：美國農業部)

打包文學，出發上路

若追求野性與體感十足的駐村，美國阿拉斯加國家公園提供的「荒野之聲」 (Voices of the Wilderness) 計畫將會是首選。由美國林務局、國家公園管理局和美國魚類和野生動物管理局共同贊助，參與駐村的每位創作者都會配置有一名國家公園工作人員，進行一對一的公園經營與管理實務操作，內容包含荒地野營、在阿拉斯加冰河峽灣裡學習划小艇，為的是更精準觀測地形氣候變化與當地野生動物生態。在這裡的駐村任務需要特殊的體能要求，沒有一定的健康條件，請勿輕易挑戰。

如果擔心語言與時差會成為駐村門檻，臺灣就有專屬於寫作者的駐村機會：臺北的臺灣文學基地於 2020 年開放駐村申請，一年分作兩季進行，獲選者可以入住基地的日式宿舍專注創作；而以臺南為駐地的「南寧文學·家」，則由圖書館宿舍老屋改造而成，位處臺南市中心，分作 3 日至 30 日的「臨時型」駐村，與兩至三個月甚或以上的「計畫型」長期駐村。「南寧文學·家」自 2015 年開辦至今，已有 60 餘位來自包含澳洲、奧地利、捷克與日本等全球的文學與藝術工作者，同時也在疫情期間，透過網路直播、講座、廣播等方式，擴張駐村計畫的影響力。不過最近正面臨轉型，將有許多的調整，請參考官方網站為準。

無論如何，準備好了才出發！不帶任何預設，去就對了！

去柏林駐村， 不會讓你寫出 柏林的作品

訪作家王聰威

- | 作家駐村：
移地的創造力
- | Writer-in-Residence:
The Creativity in
Mobility

Tsung-wei Wang's Writer-in-Residence in Berlin

文字：羅健宏（特約撰述）

圖片：文化部駐德文化組、文化部

在外國駐村對於寫作的幫助是什麼？是怎麼樣的動力，讓作家願意前往陌生國度待上數十天至數個月？作家王聰威稱，答案取決於一個人的性格和經歷，表示勇於冒險且旅行經驗豐富的人，或許不會也不見得需要駐村。但不喜歡長途旅行，而且少有出走異國念頭的他，前往國外駐村，是認識這個國家，實地觀察感受當地生活的好機會。

自 2009 年臺灣與德國柏林文學學會（Literarisches Colloquium Berlin）簽署臺德文學交流合作備忘錄以來，文化部每年邀請 3 位作家前往當地，進行為期一個月的駐村寫作。11 年下來，陸續邀請如夏曼·藍波安、吳明益、郝譽翔、巴代、羅毓嘉、李屏瑤、黃麗群等作家。作家，同時也是聯合文學的總編輯王聰威於 2019 年獲邀，與孫梓評、楊佳嫻一同在 2020 年前往。

由於遇上新冠肺炎疫情，王聰威表示，抵達柏林時，德國政府正開始積極防堵疫情，使得行程只能配合政策，採取滾動式的調整。他直說，「我的駐村經驗完全獨特，跟所有作家不一樣。」不光是時間縮短至 3 週、預定舉辦的中文朗讀會取消，就連當地的博物館、圖書館等公共設施也沒逛成。絕大多數的時間，就在駐村地點柏林文學學會和小鎮上度過。

柏林文學學會位於柏林西側的萬湖（Wannsee），是著名的渡假勝地，學會由德國作家 Walter Höllerer 於 1963 年所設立，建築建於 1885 年，以促進在地的文學發展和國際交流為目標，除不定期舉辦文學推廣活動，並邀請德國及外國作家、譯者造訪，進行短期交流。王聰威說，駐村期間，柏林文學學會提供基本住宿和早餐，一樓交誼廳設有廚房，可以在此料理午晚餐。笑稱，「真的很像是民宿。」



一樓的交誼廳可以和一同駐村的作家、譯者交流。（圖片：文化部駐德文化組）。

要說柏林文學學會最特別的地方，王聰威認為是場所營造的生活感。「在那裡可以自己煮飯、跟其他外國作家自由交際，還有個週末開放的酒吧。」因為沒有要求要完成任何作品，駐村一個月，他沒有特別安排創作進度。平常閱讀跟寫作之餘，會騎著十多分鐘的單車，到鎮上的超市採買物資，沿途也留意是否有特別吸引他目光的小店。「原本有想要煮飯，但來了就應該要吃當地的料理，甚至是一些奇怪的食物。」王聰威如此強調。

坦言比起透過駐村認識外國作家，了解當地的出版環境，作為一個寫作者，更重要的事情是去認識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他說，「如果說駐村會對我產生任何影響，是到那個地方做了一些喜歡的事情，從中獲得的自身經驗。」雖然你有機會在駐村期間跟其他作家變成好友，卻跟寫作沒有太多的關係，「反而是看了些東西，甚至跟文學無關的人說話、相處，對於寫作是更有啟發的。」

回國後王聰威在自由時報副刊發表〈快點，陽光會不見。〉，將駐村期間與旅居柏林的作家許育華，一同造訪柏林苦艾酒吧「Absinth Depot Berlin」寫成一篇旅遊散文。文中提及首次造訪苦艾酒吧的驚奇，也對照當下的歡愉，和柏林山雨欲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喜歡去很生活的地方。」像是只有在地人才會去吃的餐廳、酒吧，甚至是請在地朋友帶路，「當地人知道我是專程去這些地方，都會很驚訝。而且在交流過程中，往往可以聊到很多事情。」



柏林文學學會提供給作家的房間（圖片：文化部駐德文化組）。



柏林文學學會就在萬湖旁，環境相當宜人。（圖片：文化部駐德文化組）。

特別是飲食帶來的啟發，「你可以從裡面觀察到很多東西。」包含料理的處理和呈現，「在最小的空間和時間，體會到這個地方發生的事情。」王聰威笑說，大概少有作家聊駐村的事情是談自己吃了什麼、買了什麼，還有兩天喝一瓶麗絲玲白酒的個人心得，但這些都會變成他創作的養分，「雖然不確定會在哪個作品中出現，這些經驗一定會寫出來。」他強調，縱使不喜歡長途旅行，只要到達目的地，就會努力去找能開啟視野、感到樂趣的事情。

或許駐村單位總希望能創造一處讓作家盡心寫作的地方，「但你的作品不會出現在那裡。我沒有聽過你在駐村時寫出一本小說的。」王聰威直言，「作家駐村然後在當地寫出東西來，是對作家樣態的幻想。」回到熟悉甚至無聊的地方才有動力下筆，可能才是一個作家產出文字最實際的情況。「去柏林不會讓你寫出柏林的作品。」他主張，「但當地的氛圍會影響你很多，至少對我來講，你的心會往那裡推一點點，是不一樣的。」

想寫出好作品的作家，外國駐村並不是必要的選項。若是對柏林已經熟門熟路的作家，也未必要在此地待上一個月。王聰威認為，有駐村機會對作家敲門，就算是很短的時間也沒關係。而對駐村的單位有何建議，他不假思索地說，「當然是越自由越好。」

文化部駐村看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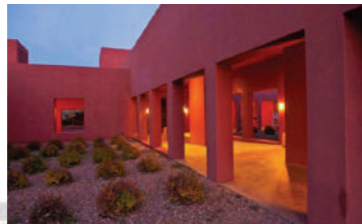
除了王聰威等作家參與駐村計畫是透過推薦外，文化部每年皆有鼓勵各類文化人才出國從事駐村創作與交流的規劃，只要符合資格，皆可以自行申請，分為視覺暨策展、表演藝術、文學和漫畫類等。每年受理一次，報名的期間大約落在每年秋天。

文學類的補助對象包含小說、詩作、戲劇及電影劇本創作、文學翻譯與非小說（如：新聞報導、文化評論、傳記、回憶錄等），同時申請者也需要有持續文學創作3年以上，且至少曾出版發行一本個人文學專著者，或有作品刊載於知名刊物（如：選集、期刊、文學雜誌等）持續2年以上。當然還需要有英語或是駐村國之語言溝通的能力。駐村結束後，需繳交5千字以上的駐村報告。

近年文學類的補助駐村單位包含美國佛蒙特工作室中心（Vermont Studio Centre）、美國聖塔菲藝術學院（The Santa Fe Art Institute），以及英國的灣園（Cove Park）等，為期1到3個月的駐村。詳情參閱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網。



駐村單位：佛蒙特工作室中心
國家：美國
地點：佛蒙特州
曾駐村作家：張健芳、徐珮芬



駐村單位：聖塔菲藝術學院
國家：美國
地點：新墨西哥州
曾駐村作家：鍾文音、吳俞萱



駐村單位：灣園
國家：英國
地點：蘇格蘭
曾駐村作家：洪麗卿（阿芒）

佛蒙特工作室中心為美國最大駐村點，自1984年創辦至今，每月接待約50名作家及藝術家駐村。該中心將藝術家與作家混居，相較於其他單純的寫作駐村計畫，該中心提供了更多層次的面向。文學作品需要許多的知識儲備和文化認識，該中心的駐村環境讓各種藝術領域之間產生更多的聯繫和溝通。每位駐村者都有專屬的個人工作室和單人雅房，在簡約的環境中擁有專屬空間，每位駐村者能專心於自身的創作、有機會彼此交流又不致互相干擾，營造出相當和諧的氣氛。

聖塔菲為美國新墨西哥州首府，為美國第1個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最具創意之城市，全美第3大藝術市場及最大民俗藝術市場，美國最具代表性女畫家喬治亞·歐姬芙（Georgia O'keeffe）定居於此。文化多元，人文薈萃，是藝術家創作最佳地點。SFAI於1985年成立，駐村地點位於聖塔菲藝術及設計大學（Santa Fe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校園之藝術特區內，提供藝術家多元創作環境及增進駐村藝術家與當地藝術家及藝文機構間之交流。

1999年成立，為鄰近蘇格蘭西岸占地50英畝的園區，四周自然風景環繞，靜謐宜人。園內設有一藝術家中心，內含工作坊、會議室、用餐區、公共廚房、圖書室、檔案室、電腦室等公共空間。交通部分，距格拉斯哥約1.5小時車程，距愛丁堡約2小時45分車程。灣園廣納作家、劇作家、表演藝術家、視覺藝術家、設計工藝家等各類型藝術創作領域，包括布克獎（Booker Prize）得主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等國際知名作家均曾在此地駐村，歡迎各種文化、年齡之作家前來。駐村期間可參加灣園舉辦之文化藝術活動，包括演講、影片欣賞、聚餐等。

臺灣文學基地的房客們

繆思苑駐村的14位作家

Writer-in-Residence at Taiwan Literature Base

文字：溫席昕
圖片：臺灣文學基地

作家駐村：
移地的創造力

Writer-in-Residence:
The Creativity in
Mobility



今年上半年的作家駐村徵集，以「文學，動起來」為主題。

坐落於臺北市區，古色古香的繆思苑，這兩年開始有了動靜。從2020年開始，創作者們來到此地駐村、講座，為木造房舍注入新生命。一起來探訪的這14位駐村作家榻榻米書房，感受這份穿越時空的創作能量。

開幕迄今已逾周年，臺灣文學基地（下稱臺文基）廣受好評的作家駐村計畫，也累積了十分豐富的成果，不僅創作者得以在歷史建築裡體驗戰前的日式生活氛圍，讀者、遊客也經此看見不同於印象中的臺灣文學，文學與文化的交流於焉實現，而臺文基則展現了博物館支援、孵育創作的決心，與駐村作家們一起將創意化為可能。

每半年一次的作家駐村甄選，並不特別限定投稿文類、篇幅及其形式與題材，而是以回應時事、文學議題為出發點，設計不同的駐村主題，歷來有「瘟·末日·傳染」（2020年7月徵件）、「時空旅行·穿越」（2021年3月徵件）、「自然／非自然」（2021年8月徵件）、「文學，動起來」（2022年3月徵件）等主題，分別回應近年因新冠病毒而展開的後疫情生活、禁錮於家門之內，或是國界之間的旅行經驗，並進一步地探討你我習以為常的「自然」，由此瘟疫究竟是自然或是不自然呢？

進駐繆思苑，讓臺文基支持你的文學創意

自2021年1月開始，臺文基的「繆思苑」已迎接了15位作家陸續進駐7至25日不等的駐村期間。這棟專屬作家駐村的歷史建築約有25坪的室內空間，依照現代的居住需求分為餐廳、臥室、會客室、盥洗室等區塊，並配備有系統保全及冷暖氣系統，為現代身體的戰前體驗做足了緩衝。

而全新修復的歷史建築自然也是許多作家投稿申請作家駐村的前提，像是楊双子、傅凱羚、小惑星、瀟湘神等作家，都在駐村體驗中感受到日式平房裡的氣味與塵埃、聲響與光影等微小的變化等，這些體驗或將內化於寫作本身，讓實際體感支撐創意發想，成就為創作的深度與厚度。

看見臺灣文學無限的可能

臺文基作家駐村計畫，最讓人熱血沸騰的莫過於看見創作計畫的實踐，及作家們以大相逕庭的姿態回應著駐村主題，所帶給我們對文字、書寫及文學的刺激與反思，像是徐振輔以都市內的螢火蟲復育回應對「自然／非自然」的提問，林宇軒以跨感官、跨視角的轉譯，帶著讀者們「穿越」文學作品等。

而在30場形式不拘的讀者交流活動呈現臺灣文學蓬勃的氣象，包含詩人陳胤的臺語籤詩朗讀、許瞳的進行式創作工作坊、李時雍以散文創作結合影像及舞蹈的現地表演……原來文學距離你我並不遙遠，在臺文基，我們看見臺灣文學的湧動與可能。

14 位作家的駐村經驗談

臺北，詩瘟蔓延／陳胤

作為一個創作者，我喜歡這樣四處移住短居。走馬看花的匆匆行旅，或死守四行倉庫的蛻伏，都已無法撫慰此時中年的心情。我好像在尋覓一種行走的慢，看似居無定所，心卻篤定平靜。

那種慢，比理解的還要更慢，慢到讓詩有足夠的時間扎根抽芽；讓生活不淪陷為一種習慣；讓腳可停歇或躑躅，有寂寞與歡喜交織，甚至淡淡的酸楚。

去年春天，臺文基駐村，剛好提供我這樣的氛圍與溫度；美中不足的是，居期太短，短短兩周，許多詩與發想來不及孵化成形。但，在日式歷史建築中生活起居，倒是此生首次體驗，美妙而深刻。

這微微缺憾，也是人生迷人風景。不圓滿中求圓滿，我自任行吟，仍以美麗的母語為證：某年某月某些日子，遙遠的天龍國，有一場詩的瘟疫，蔓延。



陳胤
本名陳利成，彰化縣永靖鄉人。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教師，目前為柳河文化工作室負責人，專事藝文創作。著有臺語詩集《戀歌》；華語詩集《流螢》；散文《半線心情》；拼貼創作《秋末冬初》；長篇小說《狗臉歲月》等書。目前極力關注臺灣母語與生態議題。



臺文基駐村小故事／許瞳

住在繆思苑的那幾週，我時常感覺自己與房子是一體的。繆思苑似王文興《家變》裡的紀州庵，或者《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小四的家，曾經擁擠而今空寂。

駐村期間，除了獨自寫作，招待朋友與家人成了最大樂趣：與爸媽散步到龍門客棧切兩盒滷味，外帶家庭的功課來到別人的餐桌，三人的對話彷彿更平等而清晰；邀大學朋友來吃披薩彈吉他，和室變成暫時的熱音社辦，彷彿再現齊東詩舍於此揮筆的無限可能。生命不同階段良師益友的登門拜訪，在繆思苑演成一齣福克納風格的寫實劇。我偏愛夜深人靜後送客，打開繆思苑的大門，與日日相處的人們揮手小別，望他們沿樹影翳鬱的窄巷離開。一個人的臺北夜晚是面鏡子，我竟從燈火通明的屋舍發覺了自己的某種想望：寫作終會是鐵鍬木槌，而我想用記憶建成一幢屋舍，供所愛之人休憩、辯論與酣飲，他們來、他們也去。人因為空間，而能短暫相聚。

許瞳

1999年仲夏夜出生。2017年出版散文集《裙長未及膝》（聯合文學）；因關注年輕世代的青春書寫，18歲時共同創辦《不然呢！Brand New》青年文集。2019年出版散文集《刺蝟登門拜訪》，記錄少年成長過渡期的困惑與領悟，以及在新陳代謝快速的城市裡不同個體、風景的遷徙變化。



許瞳於繆思苑的工作桌。



飲食齊東 / 簡永達

人不必離開繆思苑，就能知道時間更迭。每天早上，整群嘖嘖的樹雀總是能擾人清夢，我的書桌靠窗，能夠看到對面的咖啡廳，接近中午時間，附近的 OL 湧入用餐，現代人怕胖，點的不外乎是沙拉與三明治。

齊東街往左，是不一樣的景象，那裡是附近工地臨時工人找午餐的地方。隱藏在濟南路巷子裡的小雞飯，生意不輸文青咖啡廳，才 11 點已經排了 4、5 組客人，每組人都是 5 顆便當起跳，通常是新進的菜鳥工人負責跑腿，他們穿著灰撲撲的上衣、打補丁的工作褲與沾滿灰的平底膠鞋。

日式宿舍晚間透風，我在屋內得穿長褲，有些小蟲子趨光鑽進屋內，我不時得用手揮走他們，但我真心喜愛這個地方，晚間的靜謐，午後射進陽光的榻榻米，住在臺北市還抱百年老樹的地方，真是令人舒心。



簡永達於駐村期間舉辦講座。

簡永達
南投人，臺大新聞研究所畢業，現為自由記者、作家、攝影、研究員，為《報導者》、《鏡人物》等媒體撰稿。寫作關注高風險家庭中的青少年與外籍移工，例如 2018 年合著的《廢墟少年》一書，就以過去四年，以外籍移工為題的報導，曾獲得亞洲卓越新聞獎 (SOPA) 及兩屆香港人權新聞獎。

給匿名者 / 張渝歌

至今我仍時常想起你們。

那日講座後的人們，你們眼中奇異的光芒，各自閃爍著對這座島嶼的期許，無論是留學英國的見聞，或者課堂習得的知識，都讓我深切感受到文學的根源即是來自於人們對於生活的理解。彼時我正坐困愁城，猶豫是否應該邁開步伐，前往下一個據點，展開新的篇章。在即將結束駐村的那一天，我把自己帶的東西收好，大略整理環境，準備送來訪的朋友，一名遊客從我忘記上鎖的前門闖了進來。雖然有些不悅，但我仍靜下心回答她的問題，並介紹自己。奇異的是，她彷彿知道我就要踏上未知的路途，一句簡單的鼓勵，竟莫名地使我重拾勇氣，不再恐懼。

事過境遷後，也許有天我會回到這裡，再一次與你們相遇。



張渝歌
臺中人，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曾任診所醫師，現為專職作家。作品曾入選臺灣文學館文學好書及文化部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並擔任金車文學講堂講師、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園講座講師、臺北國際書展駐站作家。著有：《荒聞》、《詭辯》、《只剩一抹光的城市》等。

好日子 / 傅凱羚

夜深後，和室門被風吹得騷動不安，在軌道上離心離德。我將門窗警報都設定完畢，強迫自己鎮定，脫去襪子，準備泡杯熱茶。

就在這時，一個男人突然掀開我旁邊的榻榻米爬出來，也鬆了一口氣的模樣。「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他發現我驚恐的目光，趕緊這麼說。「不是這樣吧？」「真的沒關係，你當自己家。」「不是這樣！」

那晚我們舉行了派對，卡卡巨人和蛇郎君都來了，飛廬妖喝得爛醉，飛來飛去地嘔吐，鮫人堅持要躺在洗碗槽裡。「太好了，都是我一直想認識的對象…」我高興得快哭了。

天亮後，我根本捨不得他們離開，對方只好提出建議。「坪數很大，也沒有蚊蟲的問題。」他們懇切地說。

就這樣，如今我也住在繆思苑的地底了。好日子終於也輪到我了啊！



傅凱羚
自由編劇，近年獨立或共同撰寫之作品包括《春分兄弟》、《阿水和國祥》、《天黑請閉眼》、《憤怒的菩薩》、《返校》、《詐欺先生》、《當男人戀愛時》及《搜查瑠公圳》。2019 年以《返校》獲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著有舞臺劇本集《太平洋瘋人院》。

庭中的幻想之花 / 瀟湘神



瀟湘神
小說家，著有小說《臺北城裡妖魔跋扈》、《帝國大學赤雨騷亂》、《金魅殺人魔術》、《都市傳說冒險團》、《魔神仔：被牽走的巨人》，散文《殖民地之旅》，合著小說接龍《華麗島軼聞：鍵》、《篋：怪談鏡演奇物語》。關心文化資產、原住民、臺灣民俗等議題，現為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成員。

「你住這種地方，就該在外送備註裡說明啊！」也不知是第幾次訂 Uber Eats 時，我被這樣抱怨了。

臺灣文學基地駐村時期，外頭正好鬧疫情，我索性把自己關在駐村作家居住的「繆思苑」裡，餐飲全靠 Uber Eats；「繆思苑」是修復過的日式宿舍，滿溢著復古風情，真要說有什麼缺點——那就是在這個時代，這裡實在太像博物館或紀念館。因此我訂 Uber Eats 時，明明清楚寫了門牌號碼，外送員仍是屢屢錯過，直到我衝出玄關揮手大喊「Uber Eats 嗎？這裡！」他們才猶豫地停在門口，問我到底是什麼人，怎麼住在這種地方？（答案是普通人）

但這也是種舊日風情吧！站在門口招呼錯過的送貨員，甚至要出門追趕；我幻想外送員們是騎著腳踏車，帶著日式的外送盒，我則穿著木屐在門前徘徊，像等待戀人的少年……

這些都不過是幻想。但讓幻想開花，正是小說家的工作；現在就姑且讓我將這朵幻想之花，種在繆思苑緣廊邊吧。

演繹文化的閱讀意象／多馬斯

一場以臺灣文學與文化創作與實驗的創作爲題，在臺灣文學基地書寫，用漢語創作對我來說有其困難度，因爲我是 Tayal (泰雅族人)，對文字駕馭、熟練、結構、敘事、情感聚焦，僅能用最少的漢字元素去表達原住民想象的空間，暗示性甚至還能表達其極簡主義 (Minimalism) 風格，在大崙崙溪百年議題的廣度上也只能族群事件典故，用族裔增益文字風格的多樣性。

駐村期間，我寫四萬字的小說刻意去說服某件事，叨叨絮絮所呈現出殖民荒謬性的骨感，一種直白式的文藝腔調，流於形式上的文字堆砌，去關注大千事件百態的原住民族生活思維，勾勒出具象和超寫實的語句及神聖的文化傳承、含蓄的生死哲學，試圖演繹出一種文化的閱讀意象，解構以漢人中心視角看待原住民的世界，小說形構多重寓喻的平行世界。



多馬斯
桃園市復興區泰雅族人，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畢業，專長原住民文學創作。喜歡教育、自然有機耕作、更喜歡貼近生活的文字創作，作品散見於山海文化雜誌社、立報、文學臺灣雜誌社、印刷出版社、九歌出版社、幼獅文藝單位出版品等。現爲農夫、獵人及臺灣原住民作家筆會常務理事。



家／洪詩婷

年初六半夜，疫情後就沒碰面的洛杉磯房東寫信來說，租給我的樓上必須拿回去，問我何時回美國把家當搬走？讓我想起最近一次有「回家」的感覺，是踏入繆思苑，把行李放下的第一天。

我不知道如何用字表達情感，因此能夠進住文學基地梳寫電影劇本是很奇幻的經歷。我不知道爲什麼日式平房給我被理解的親密，像被樹林一樣的枝幹氣味包裹著。躺下後，在藺草味的榻榻米上貼耳等待，會聽到風從墊高的屋基底下飛過的颼颼聲，然後瞬間被轉彎飄去的摩托車聲洗過。一早，窗外偶有一聲巨響，大王椰子樹葉又掉下來了。還好腦袋沒被砸到，魂飛到早餐桌上去了，就順道起床了。

我不知道爲什麼日式平房讓人眼神放緩。長者來閉著眼哼演歌，舞者來靠著柱拉腿筋；做建築的敲敲矽酸鈣板，拍電影的躺平滾來滾去。先前吵嘴的戀人整月不見蹤影，在駐村的最後一天靜靜地出現了，輕輕地把劇本、書箱、及大衣抱上車。像這樣柔軟著大家的地方不叫家，對長年流浪的我來說，應該沒有地方叫家了。



洪詩婷於繆思苑。(謝沛穎攝)



林宇軒
臺師大社教系與國文系畢業，臺大臺文所、北藝大文跨所碩士班就讀。現任臺師大噴泉詩社顧問、每天爲你讀一首詩編輯、喜菡文學網新詩版副召集人。曾獲優秀青年詩人獎、香港青年文學獎、臺灣詩學研究獎等，作品入選年度臺灣詩選。著有詩集《泥盆紀》、Podcast 節目《房藝曆詩》。

城裡的月光／林宇軒

駐村的第三個傍晚，我在木桌上剪輯駐村計畫詩人訪談的音檔。忽然，一陣音樂聲飄進木門，幾個人的歌聲緊接其後——是許美靜的〈城裡的月光〉。

四處搜索後，發現聲音來自繆思苑後門正對著的二樓陽臺。我的視線從玻璃方格內穿越拔高的大王椰子，審視上頭因自由放歌而晃動的數個人影。這該是多麼地魔幻而完美：我在榻榻米上聽著詩人談詩，而外頭的幸福撒滿整個夜晚，各種聲響迴盪在日式空間內。想起詩人郭品潔詩集《我相信許美靜》裡同名的詩作：「詩像愛，這一次做得再好，不能免除下一次。」

恍惚的氛圍讓詩、聲音和空間真正地融爲了一體，所有能被感受到的只是其中的精神。往後只要在文學的世界裡想止步，腦中便會冒出這個小小的魔幻時刻，便彷彿又能繼續前進。

夢境和現實本就是一體／小惑星

駐村的時候是晚秋，租了一套日本中學生制服、梳起頭髮，想作一個更純粹的體驗。躺在榻榻米上，看著現代人不熟悉的木造天花板，遊走在紙門和玻璃門的夾層之間，和我的短篇小說主角一樣，夢回百年前的文學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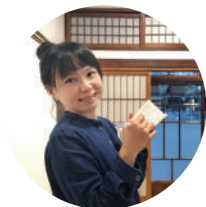
翻來覆去，聽著窗外樹葉沙沙響，冷風往隙縫裡鑽，伴著檜木氣味竄入鼻腔，像一個溫暖卻又陌生的女子環抱著我，令人不住闔上眼，我的生理和心理激起了海浪，衝突和融合交錯著在浪中，進行前所未有的化學反應。

夢境和現實本就是一體，原子化的我，來去自如、泰然自處。

由於將近傍晚，不曉得在屋裡遊蕩了多久，唯恐被投訴臺文基鬧鬼，我走到梳妝鏡前，再度端詳我返老還魂的臉龐，褪下了眼鏡、洗淨了頭髮，我還是在那個每天筆耕追趕死線的小作家，百年前和百年後，也沒有什麼不同。



小惑星
本名翁語彤，法國高等影視學院製片發行碩士，曾以編導身分入選柏林影展旗下的東京新銳營，與法國南特影展×臺北電影節合作的國際提案一對一工作坊，已有兩部編導短片作品《双生花》與《宵禁》。2021年出版了第一本懸疑推理小說《正午》，並以《双生綺譚》獲文策院原創動漫劇本佳作，現以「光庵」作爲故事 IP 品牌活躍中。



疊蓆上的小小吸塵器／羿祉

喜歡將門敞開對流，於榻榻米上跪坐，薄毯披肩偶蓋腿，上半身型如字「小」，筆畫豎鉤頭至腰；左右撇點是眼耳鼻孔和雙手。

羿祉

本名詹昱筑，原為藝術插畫及動畫美術工作者，接觸文學的最初，是景仰擅於用文字表達的人，同時也想讓自己的畫作延伸至更有故事軸線的繪本發展，工作之餘試著將生活記憶與臺灣在地故事融入詩詞演繹，寫著想著便成了最純粹的喜好。

倆倆 dating 風攜光，縫透 swapping 立冬迎。

樟樹落葉胭脂紅，果墜黛紫堇寶蓮，
嬌滴花黃苦棟舅，尤加利木不凋朽。

白日的後院，大王椰子擋不住菸舞，它們在空中交語對流，也悄悄進入我張大如 Stitch 的耳，閒話家常依稀，討論工作進度或許，多半是我猜測和補充的情節異想。前院的夜晚迷人，轎車於齊東街 70 巷左轉，大燈強烈照射圍籬與羅漢松身上，再連忙映畫日式拉門臉上，如一幕幕即時皮影，牢牢鎖住我大如 NEMO 的眼，魔幻也帶有詩性。

早起，塵擺動悠然，聽聲道多頻；
浴後，髮輕撫面地，聞雜味餘韻；還有，
被我監禁儲藏間裡，伴我數日的蒼蠅。



羿祉以植物進行藝術創作。

暫借的時光／李時雍

凌晨自繆思苑醒來，昏暗中，只聽見雨聲綿延落在木造的屋宇和窗外平臺。直到早晨再起，還未有停歇的跡象。昨晚彩排的小舞臺已積水，草地落著棕櫚巨大的葉而泥濘。我經過齊東公園帶著咖啡回到屋內，邊準備午後的活動，每隔一刻，便憂心推開門探看天色。氣象預報說近午只剩雲朵，但現實中雨卻依然下著。

週末的講座，我和朋友一起合編了一支舞，以公園為題。繆思苑步行不遠的濟南路是我出生的地方，家的巷口即忠孝公園。我們計畫在屋前的平臺鋪上野餐墊，陽傘，水果籃，就像小時玩耍的印象。

直到日午，細雨竟透露一點點日光。拖乾舞臺，趕緊擺放觀眾的椅子。終於在表演前半小時連同天氣都準備就緒。舞者跳起了舞，就像冬日暫借給我們一段時光。舞結束，雨又落下。



李時雍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寫作詩、散文、評論。曾為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侯氏家族獎學金研究員，並曾任副刊、文藝雜誌、出版社主編。著有散文集《給愛麗絲》，主編《百年降生：1900-2000 臺灣文學故事》。現為余余劇場團長，參與《明亮的地方》、《百合》、《少女心》等舞蹈製作。

創造空間，以及被空間創造／徐振輔

臺文基距離我家很近，近到出門吃飯就能順道回家取個東西，但執行計畫時依然會待在這裡。我想「繆思苑」這名字或許可做兩種解釋，一種是神秘主義式的，它暗示只要坐在裡頭，心底就會浮現文字，如同靈感的測候站；另一種則傾向除魅，只因房子裡的人做著書寫的工作，空間就這麼被定義了，它本身沒有魔法。

那麼，空間究竟是創造者或被創造之物？大抵兩者並存吧，然而兩者都是實踐當下偶然浮現的性質，其中涉及難以言說的身體感。對此，我僅任意擷取一小段空間經驗作為切片：

「晚飯後，來到淨空的工作間，將文獻散在桌上以利翻閱。電腦敲入一句話。紙門半掩，巷子一道車聲過去。我起身倒杯水，坐下重新端詳剛寫的那句話。腳趾順著榻榻米的紋路，從桌子這一頭，滑向了另一頭。」



徐振輔

臺灣大學昆蟲系畢業，現就讀地理所碩士班，研究都市中的多物種關係。喜歡攝影、旅行、啤酒、貓貓。著有小說《馴羊記》，曾獲臺灣文學獎金典獎等若干獎項。

一次真正的文化交流／Jürgen Eckey



Jürgen Eckey

拉丁語和古希臘語、戲劇、德國文學和德語老師。曾在波蘭和拉脫維亞教授德語。2019 年退休後主要在臺灣生活，並於世界各地展出繪畫作品、為臺灣鐵路管理局的員工提供德語課程、亦投身臺灣的美術教育，也與《藝術家之窗》雜誌合作。作品曾獲歐洲藝術獎。

我站在文學館的繆思苑裡，是唯一入駐臺灣文學基地「駐村作家」的德國人！駐村期間的任務要做就是創作我的繪本小說。我給自己定的工作時程：2 週要做完 4 頁！在我的工作場所，我看到參觀者在美麗的房子之間漫步，並在本次展覽中了解臺灣推理文學。我為許多年輕的遊客感到高興。我也舉辦過這樣的工作坊：我讓參與者用馬鈴薯和筷子製作小玩偶，然後用它們作為圖畫故事的模型。

我的「繪本小說」講座吸引了比預期更多的聽眾。我與充滿學問也興味盎然的觀眾對面，聆聽他們提出批判性問題，隨後我們進行討論，最後有聽眾向我介紹手塚治虫的漫畫，因為我的觀點對他們來說似乎太「西方」了。這是一次真正的文化交流。在這段駐留在臺灣文學基地期間，對我的創作有很大的推進作用。真的很高興能成為臺灣文學基地的賓客！



Jürgen Eckey 於駐村期間繪製的部分作品。

探訪故居，追尋靈光

Visiting
Writer's Houses,
Seeing the Aura

作家故居： 文學的臨在 與不在

A Writer's House and Scenes of Literature

| 探訪故居，追尋靈光

| Visiting
Writer's Houses,
Seeing the Aura

文：陳佳利（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圖：維基百科



隨著國際旅遊興起，造訪世界各地的作家故居，逐漸成為數位化時代下的新風潮。王嵩山¹指出文學博物館乃「頌揚人類讀寫能力的可能性，探索人的創造力之美學的、歷史的、文化的關聯性」。究竟作家故居作為文學博物館之一，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又為何值得探索？

文學博物館有百百種，綜合目前國內外的文學博物館，初步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1) 作家故居紀念館、(2) 作家主題博物館、(3) 文學作品博物館、(4) 綜合文學博物館。

作家故居紀念館，即是保留作家故居，並以單一作家為主題，搭配其生前文物展示所形成的博物館，著名的案例有：英國的珍·奧斯丁故居、日本太宰治故居、美國馬克吐溫故居博物館、法國雨果故居紀念館等。其次，是以單一作家為主題所興建的作家主題博物館，之所以會建立作家主題博物館，通常是因為故居已經拆除或損毀，例如彰化的賴和紀念館；或地方政府為了彰顯對文學有重要貢獻之作家而打造的博物館，如丹麥安徒生博物館及臺南新化楊達文學紀念館。

除了上述以作家為主題的館舍外，尚有較為罕見、以文學作品為主題的博物館，例如：日本宇治的源氏物語博物館，即為了再現日本古典文學名著《源氏物語》的愛情故事與場景而設立。最後，較晚發展的綜合文學博物館，除了透過典藏與展覽，有系統地整理地區或國家的文學發展外，也以榮耀地方或國家的文學成就、建構民眾的文化認同為目的，如捷克國家文學館及國立臺灣文學館。

作家故居中的文學風景：建築與環境

作家的故居究竟有何魅力，吸引世界各地的文學愛好者前往造訪與朝聖？作家主題博物館又展演了什麼樣的文學風景？

首先，走訪作家的故居除了可以親近、感受其成長背景，也可以從故居的建築樣式，瞭解作家的創作環境與精神。以林語堂位於陽明山的故居為例，該建築建於 1966 年，由林語堂親自設計，為其生前最後十年定居臺灣的住所。建築為中國四合院格局，屋頂以藍色的琉璃瓦搭配白色粉牆，巧妙混搭西式拱門與西班牙式螺旋廊柱，充分映照出林語堂在著作裡融合中西文化的創作精神。

另外，故居的周圍景觀，除了是作家日常的生活風景，其社會脈絡與環境往往也是創作靈感的重要來源。如生活在倫敦連排樓房的狄更斯，便因目睹了 19 世紀英國工業化後勞動階級的興起與貧富不均等課題，而引發他對人性的關懷，並成為其創作養分；著名的英國童話作家波特，其位於湖區的故居坐擁湖光山色，不但豐富了她的想像力與創造力，創作出家喻戶曉的彼得兔童話故事，也開啟她一生致力於保存湖區自然環境的志業。

1 位在陽明山的林語堂先生紀念館，由林語堂親自設計，也是他生前最後 10 年的居所。(Linyutanghouse, CC BY-SA 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2 林語堂先生紀念館閱覽室，現由東吳大學經營。(Linyutanghouse, CC BY-SA 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1 位在倫敦的狄更斯博物館曾是狄更斯在 1837 年 3 月 25 日至 1839 年 12 月的家。(Dickens Museum, CC BY-SA 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2 位在英國 Alton 小鎮 Chawton 的 Jane Austen 故居，是她生前最後 8 年所居住的房子，在這裡她寫出了《曼斯菲爾公園》、《愛瑪》及《勸服》三部小說，也在這裡重新修訂了一些早期的作品，參訪者可一窺她創作的環境，也可以感受她所描寫的英國鄉間。(Simon Burchell, CC BY-SA 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創作的源起：書房

參觀作家故居與主題博物館，是進入作家生活的物質環境，親近他們的創作風景與生命故事的最佳方式。在這些博物館中，經常可以看到作家的書房及書桌受到完整的保存。書房的展示，不僅象徵著偉大作品誕生的場所，觀眾也能夠想像作家苦思構想的情景，並從周圍的擺設及書籍，進一步了解作家的藝文嗜好，領略其人格風範。例如，賴和紀念館於展覽中重建了一間賴和書房，展示其閱讀的書籍與書桌，並將賴和所使用過的診療座椅置於其中，讓人得以想像賴和白天為人醫病，晚上奮筆疾書的模樣；而位於英國喬頓 (Chawton) 的珍·奧斯丁故居，則展示了作家生前所使用的小小寫作桌，呈現了 18 世紀女性作家的書寫空間。

漢考克² (Hancock) 指出物件扮演著表演的角色，引領我們進入作家的生命故事，例如作家所使用的筆、眼鏡及寫字板等，都可以反映當時的物質環境與創作樣貌。她以英國女作家吳爾芙 (Virginia Woolf) 的眼鏡為例，說明已經遺失鏡片且有些破損的鏡框，其斑駁的痕跡除了訴說物件主人自身演變的生命故事外；透過鏡框，我們可以感覺到戴著這副眼鏡、吳爾芙纖細知性的臉及皮膚，並進而想像她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透過眼鏡觀看這個世界、閱讀及創作。

展現創作過程及人際互動：手稿與書信

在作家故居及主題博物館所展覽的眾多文物中，尤以手稿最為重要，因為從手稿中不僅可以看到作品誕生前的原型，也能窺探作家的筆法與風格。此外，從手稿文字刪改的過程中，能抽絲剝繭大師們運思創作的過程，也頗具研究價值。

另外，作家的書信、日記與文件等，也有助於瞭解作家的人際互動、社會實踐及其親密關係。以楊逵文學紀念館為例，除了展示了當時他與文壇互動的書信，並以整面牆輸出其於《上海公報》發表的〈和平宣言〉，該宣言內容主張國民黨政府應該釋放二二八事件中被逮捕的民眾，並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國共問題，因而遭到軍法審判於綠島服刑 12 年；而鍾理和紀念館中展覽了鍾理和手術前寫給太太的遺書，內容真摯感人，足見其夫妻鶼鶼情深，是他創作的重要支柱。

追尋作家及其文學世界的靈光

班雅明 (Benjamin) 在《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一書中提到，隨著科技發展及大量複製時代的來臨，藝術雖然因為複製品的普及而更為一般普羅大眾所親近，但藝術品所擁有的獨特存在與靈光，則日益消失。所謂的靈光指的是：「時空的奇異糾纏：遙遠之物的獨一顯現，雖遠，仍如近在眼前」³；而這些消逝的靈光，則在作家故居紀念館中閃爍。

這樣的獨一無二的靈光，尤其顯現在紀念館中所展示的作家照片，讓人得以凝視作家不同生命階段的氣質容貌，特別是早期的黑白人物照，因長期曝光所顯現的光暈，「深深包含著獨一性與時間性」³，使得觀眾一個不留神，驚覺作家的幽靈彷彿仍然穿梭在故居與書房中，繼續揮動著如椽之筆，寫下一個個生動的作品。

註：

1 王嵩山，2005，《體現文學的疆界。想像與知識的道路》。台北：稻鄉出版社，頁 108。

2 Hancock, Nuala. 2010. Virginia Woolf's Glasses: Material Encounters in the Literary/Artist House Museum. In Sandra H. Dudley (Ed) Museum Materiality: Objects, engagements, Interpretations, pp.114-127. London: Routledge

3 許綺玲譯，Benjamin, W. (班雅明) 著，1998，《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臺北：臺灣攝影工作室，頁 66。

※ 本文編輯自作者發表於 2011 年的博物館學季刊〈博物館中的文學風景——臺灣文學博物館的發展脈絡與展示內涵之研究〉一文。

陳佳利

英國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教授。早期研究領域偏重社區博物館與居民之文化認同型塑關係、博物館與創傷記憶、文學博物館等，近來則更關注博物館的社會與人權教育角色，並關懷博物館與弱勢及身心障礙團體之互動、再現與近用。

收藏著活歷史的房子

訪馬克·吐溫之家博物館
館長彼得·羅斯

| 探訪故居，追尋靈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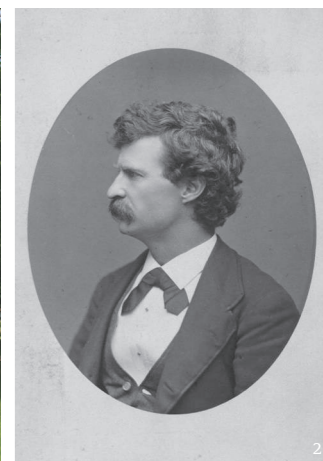
| Visiting
Writer's Houses,
Seeing the Aura

文字：游騰緯（特約撰述）
圖片：馬克·吐溫之家博物館

A Writer's House with Living History

「對我們而言，我們的房子……有一顆心、有靈魂，有一雙凝視我們的眼睛；它讚許、關心我們，並且大力支持我們；它屬於我們，我們向它吐露心事，生活在它給予的寵愛與賞賜的寧靜之中。」——馬克·吐溫

作為美國文學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馬克·吐溫，許多人會以為他的故居會是在南方或是密西西比，但在舉家前往歐洲前，馬克·吐溫一家人在康乃狄克州渡過了 17 年，在這裡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這座富有藝術性和作家生前足跡的，今日常常被各類媒體和旅行指南認為是作家之家的代表，卻也曾面臨被拆除的命運……



- 1 | 馬克·吐溫之家極富細節的木造房舍，也曾面臨被拆除的命運。
- 2 | 1984 年的馬克·吐溫。

馬克·吐溫之家博物館 (The Mark Twain House & Museum) 館長彼得·羅斯 (Pieter Roos) 年少時就跟這間美麗の木造豪宅結下不解之緣。他的母親與祖母皆為馬克·吐溫的粉絲，也是博物館愛好者，馬克·吐溫之家博物館 1974 年正式開張時，全家立刻前往參觀，那年他 14 歲。「那次參觀令我印象深刻，沒想到多年之後，我竟然有機會負責管理這個地方」羅斯如此回憶。

馬克·吐溫一家人於 1874 年入住新居，在此度過美好的 17 年；他的《湯姆歷險記》、《赫克歷險記》、《亞瑟王宮廷中的美國人》(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乞丐王子》(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以及數篇家喻戶曉的短篇小說與文章皆完成於此，羅斯特別強調：「美國人普遍將馬克·吐溫視為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作家，因此許多人對於他在康乃狄克州的哈特福 (Hartford) 擁有一棟豪宅感到驚訝。」這間作家故居博物館集各種優點於一身：房屋本身極具藝術性、作家遺留的藏品豐富、充滿說不盡的故事。然而，如此重要的美國文學巨擘，其故居也曾面臨被拆除的危機。

「就如許多美國歷史建築，一開始並未獲得重視，」羅斯說。1922 年建商買下故居，打算在此興建住宅社區。隔壁鄰居戴伊 (Katharine Seymour Day) 認為這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因而出手拯救，她是《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 作者斯托 (Harriet Beecher Stowe) 的曾姪女，也是知名的文資保護人士。房子留下來了，只是最初並非作為博物館，而是當地圖書館的分館。故居正式修復始於 1963 年，直到建屋百年、博物館開幕前才正式整修完畢。「全世界偉大的作家、藝術家故居常常難逃遭到拆除的命運，我們非常幸運可以留下這間故居」羅斯語帶感激。

活歷史：發生一切的地方

疫情之前，馬克·吐溫之家每年參觀人次超過 7 萬人，來自美國各州與超過 60 個國家。多數人參加的導覽一般是瀏覽每個房間；羅斯特別推薦「活歷史」導覽，工作人員穿著當年的服飾扮演馬克·吐溫生命中重要的人物，如：他的妻子、女兒以及僕人，並向觀眾分享在此居住的經驗以及對馬克·吐溫的印象。特別強調故居本身的重要性：「這裡就是一切發生的地方，他在此寫出偉大的作品，而你在參觀時，看到他摸過的物品、坐過的地方，你能身歷其境，去感受環境如何影響他的寫作。」這裡能高度還原當年的模樣，必須感謝他的二女兒克拉拉 (Clara Clemens) 生前留下清楚記載家中擺設的說明書。

博物館的藏品包括馬克·吐溫的撞球檯、菸斗、禮帽、證婚用的《聖經》等個人用品，馬克·吐溫所有書籍的初版及各國譯本，亦有他在世界巡迴演講、旅行時帶回來的紀念品——他同時「把外國帶回美國」羅斯說。馬克·吐溫出版過多本遊記，如：《海外浪遊記》(A Tramp Abroad)、《美國傻子遊法國》(The Innocents Abroad)、《赤道環遊記》(Following the Equator)，因此許多美國讀者將他視為旅行作家。當然，「他也把美國帶到國外，所以走到哪兒大家都知道馬克·吐溫，真的很棒，」他笑說。近期，博物館獲得美國演員赫布魯克 (Hal Holbrook) 的戲服，他曾扮演馬克·吐溫超過 70 年，羅斯認為美國人沒有忘記馬克·吐溫，他功不可沒，「這可能是館藏中非克萊門斯家族 (the Clemens, 馬克·吐溫本名) 所有的最重要物件。」

不過，羅斯認為最有趣的藏品是馬克·吐溫的生前的藏書。博物館擁有的數量位居全球第四，這批藏品極為珍貴，能夠藉此一窺他的文學養成，此外馬克·吐溫很喜歡寫眉批，如果他不喜歡那本書，就會非常尖酸刻薄，比如：「你在這本凌亂的書中讀到人稱代名詞『他』或『他的』時，永遠不曉得作者到底在指涉誰——但沒關係，反正皆非上帝！」

作家之家，就是所有作家的家

除了故居與藏品，舉辦與文學相關的活動是博物館重要的任務，羅斯提到：「我們常講說：『這裡是作家之家，也是所有作家的家。』」博物館定期舉辦馬克·吐溫作品的相關演講，也舉辦作家工作坊，邀請作家談寫作、分享寫作策略，「我是博物館教育訓練出身的。我希望博物館能夠回首過去，同時也要面對當下」羅斯特別叮嚀：「這些活動的錄影都放在我們的官網上，是非常豐富的資源，我鼓勵文學愛好者去看看。」



- 1 馬克·吐溫之家室內設計是由當時美國珠寶品牌 Tiffany 家族成員設計的，充滿了細節的壁紙和裝飾，讓故居更具保留價值，圖書室一隅。
- 2 現行故居的樣態，要感謝馬克·吐溫的二女兒克拉拉生前留下清楚的擺設說明，才可以還原以前的模樣，撞球室一隅。

此外，博物館嘗試各種方式邀請文學愛好者之外的觀眾接近馬克·吐溫，「五點半開始惹麻煩」(Trouble Begins at 5:30) 便是極受歡迎的演講系列之一，羅斯解釋：「標題改編自馬克·吐溫在舊金山演講的海報，最下方告知時間的那行字寫著：『八點半開始惹麻煩。』」這個系列主要分享歷史知識，如：馬克·吐溫的個人故事、當年的哈特福等等，「有些非常特別，例如：馬克·吐溫過世後，他的錢到哪去了？」

展覽同樣也以輕鬆的切入點帶領觀眾認識作家，羅斯分享了自己非常喜歡的展覽——「馬克·吐溫的脾氣：十大怒火與義憤」(Twain's Temper: Top Ten Tantrums & Righteous Rages)，並且舉了其中相當有趣的例子：「有天早上，馬克·吐溫從衣櫃中拿出一件襯衫，發現少了一顆鈕扣，他因此大發雷霆，在家裡到處咒罵咆哮，接著把襯衫丟出窗外。他再拿了另一件，卻發現有個小破洞。結果，接近中午時，衣櫃裡一半的衣服都在地上跟房子外了。」不過，羅斯補充，「他從不把脾氣發在別人身上，他總是在生自己的氣。」

「我認為，馬克·吐溫不僅在他的時代極受歡迎，而且在逝世百年後依舊如此，猶如在世一樣，因為他是人文主義者，他評論人性，許多文字至今仍引起共鳴。」羅斯笑著舉例，「像是，天堂接納人類是出自恩惠，要是取決於品德，就只有你的狗能上天堂，而你將被拒之門外」正如馬克·吐溫所說，這棟房子曾有一顆心、有靈魂，而現在寓居於此的，應該就是他那犀利趣味的心與靈魂。「洞悉人性又保持幽默，我想這是馬克·吐溫之家博物館最想維護、延續的精神」羅斯眼神晶亮閃爍的說。

| 探訪故居，追尋靈光

| Visiting
Writer's Houses,
Seeing the Aura

追憶文本裡的 線索： 普魯斯特與 羅斯金故居

文字、圖片：許淳涵（特約撰述）

On Reading and Writers' Houses: Proust and Ruskin

簡介作家的故居時，如果弄巧成拙，最大的危險是讓讀者以為作家的文字根植於故居佔據的實體空間和位置，仰賴屋宇形塑出來的日常光影與生活型態。如果一個作家被終身放逐，不得回鄉，卻在那個時期像但丁一樣寫出傳世作品，那「故居」代表的起居定點，投射出的靜態身份認同，還剩哪些價值？

關於作家故居，不妨往後退一步，秉持一份起碼的認知：作家故居保存了作家人生的部分軌跡，是有利的參考點和朝聖地，讓人神遊，也夢想拔足踏察，但故居無法宰制或取代閱讀文字的體驗。

2022年適逢法國作家馬賽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逝世一百週年。本文以普魯斯特度過童年假期的宅邸，來探討這座博物館為何是閱讀普魯斯特代表作《追憶似水年華》有利的參考點，又為何是有趣的朝聖地；同時也假設如果普魯斯特計畫造訪仰慕作家的故居，他會想去哪些地方？

從文本裡找尋蛛絲馬跡

「雷歐妮姑姑的家－普魯斯特博物館（Maison de Tante Léonie - Musée Marcel Proust）」顧名思義，不完全是普魯斯特的家。它是普魯斯特姑姑的家，普魯斯特6到9歲時，曾跟家人在此度過復活節和暑假。但為什麼一個作家的姑姑家會如此重要呢？

這要從《追憶似水年華》的結構說起。《追憶似水年華》的手稿浩繁，經過數次增補修訂，共有7冊，由第一人稱的敘事者講述自己的童年、家人、文藝與感情生活正負面的人物榜樣、上流社交聚會、女友、時人側寫和一戰爆發前後法國的社會風貌，一路說到自己最後決定提筆寫作的領悟。普魯斯特並不是依序撰寫，而是同時寫第一冊《斯萬家那邊》（*Du côté de chez Swann*）和第七冊《重拾的時光》（*Le Temps retrouvé*），讓頭尾兩冊共享重複出現的母題（motif），交相呼應。

於是，《追憶似水年華》好比一面扇子，由頭尾兩冊的扇骨展開人生體驗的萬花筒，同時支撐全書。小說中的敘事者兒時曾在雷歐妮姑姑家吃過瑪德蓮蛋糕配椴花茶，長大後，他淡忘了這件事。直到某個冬日，他媽媽見他從外面回來，為了驅寒，逼他吃同樣的點心暖胃焐手。他照做之後，一系列的嗅味覺刺激開啟了聯想的鎖鏈，讓他瞬間重新登入兒時回憶的世界。同時，他又發現記憶的回歸也許受到隨機事件或非自主回憶（*mémoire involontaire*）的啟動，但真正的推手來自主體想像力的追尋和重新創造，成為全書論述回憶為何、如何回憶、人如何透過回憶讀取和創造符號最核心的橋段。



雷歐妮姑姑的家－普魯斯特博物館 Maison de Tante Léonie - Musée Marcel Proust

地址：19 Rue de Chartres, Bp 20025, 28120 Illiers-Combray, France

網址：<https://www.amisdeproust.fr/fr/>

雷歐妮姑姑的家位於名叫貢布雷 (Combray) 的法國西北部諾曼第的小城鎮。然而，貢布雷不應該被視為純真童年的同義詞，而是凝聚小說核心議題的種子，原因有兩個。第一，敘事者對貢布雷最深的記憶點之一，是只要斯萬先生來家裡作客吃飯，敘事者得自媽媽的晚安之吻，就會被樓下大人的晚餐取代，成為他因為親密經驗被剝奪，備受煎熬的人生初體驗。第二，貢布雷的兩條步道一條通往斯萬先生家，另一條則通往當地貴族格爾孟特家 (les Guermantes) 的領地。由於《追憶似水年華》的敘事者喜歡將出場人物和初次認識他們的地方形成象徵上的連結，斯萬先生家和格爾孟特家的兩條步道各自具有多重的意義，包括單戀斯萬先生女兒的挫折、窺見女女戀的禁忌與對貴族世界的憧憬等。

在現實世界中，普魯斯特故居位處的城鎮本名伊利耶 (Illiers)，距離巴黎火車約兩小時。伊利耶在 1971 年更名為「伊利耶－貢布雷」(Illiers-Combray)，是少數因為文學作品而改名的城鎮。這棟房子在 1950 年代經過修葺，1976 年歸普魯斯特之友與貢布雷之友協會 (Société des Amis de Marcel Proust et des amis de Combray) 所有，並於 2000 年添入普魯斯特位於巴黎奧斯曼大道公寓故居的傢具。他的巴黎公寓今天是私人財產，有紀念牌，其餘文物成為巴黎卡納瓦雷博物館 (Musée Carnavalet) 的館藏。

《追憶似水年華》的讀者能在普魯斯特故居看見當時年代的擺設和裝潢品味，外有花園，內有普魯斯特兒時的臥房和廚房，對想像《斯萬家那邊》的家居場景和管家弗蘭索瓦 (Françoise) 的工作環境提供觸覺的線索，也讓人在寧靜的花影下走神。

如果普魯斯特想拜訪另一個作家的故居

為什麼位在英國北部湖區約翰·羅斯金 (John Ruskin) 的故居布蘭特伍德 (Brantwood) 會是普魯斯特感興趣的景點呢？因為羅斯金的藝術理論對普魯斯特影響深遠，不少人認為，普魯斯特在埋首書寫《追憶似水年華》之前經過漫長的養成與醞釀，閱讀和翻譯羅斯金這段經歷，舉足輕重。在著手寫作《追憶似水年華》之前，他從事過的文字工作包括出版羅斯金《亞眠聖經》(The Bible of Amiens) 和《芝麻與百合》(Sesame and Lilies) 的法文翻譯。他的翻譯和序文能付梓，很大的功勞來自英文比他好的母親，但他認定自己對羅斯金心領神會，超越語言的藩籬。

- 1 雷歐妮姑姑的家－普魯斯特博物館外觀。
- 2 普魯斯特的臥房。
- 3 雷歐妮姑姑的家－普魯斯特博物館的廚房。



約翰·羅斯金布蘭特伍德別墅 (Brantwood) 的飯廳。

基於這些原因，羅斯金是極為重要的對話者，也是作家故居地圖上不可或缺的一點。羅斯金是英國 19 世紀重要的作家、藝術家和社會改革家，是「藝術與工藝運動」(Arts and Crafts Movement) 的發起人之一。由於羅斯金鍾情於湖區的山水風光，於 1871 年買下布蘭特伍德別墅，並在此度過餘生。這座別墅享有絕佳的湖景，內部陳列羅斯金的個人收藏，包括中世紀掛氈、前拉斐爾派繪畫、威廉·透納的水彩和礦物採樣。

在羅斯金故居，人們能一探作家如何將個人美學實踐於生活空間。今天，羅斯金故居隸屬於蘭開斯特大學創立的羅斯金基金會，對外開放參觀，成為湖區不可錯過的文學景點。羅斯金故居所處的城鎮科尼斯頓 (Coniston) 也和伊利耶—布雷互為姊妹市。

儘管如此，我們仍必須記得普魯斯特曾在《追憶似水年華》第五冊《女囚》(La Prisonnière) 中表示，真正的旅行並非造訪新景點，而是獲得一雙新的眼睛，用新的視野看待世界。不然，如果一個人成見與觀念的濾鏡不變，就算是登上火星或金星，還是不會刷新自己的格局。照這個邏輯走，普魯斯特已經透過精讀和翻譯與羅斯金神交，他還需要去湖區嗎？

約翰·羅斯金之家 Brantwood - House of John Ruskin

地址：Brantwood, Coniston, LA21 8AD, UK

網址：www.brantwood.org.uk/visit/

生居與故居： 日本作家紀念館 巡禮

| 探訪故居，追尋靈光

| Visiting
Writer's Houses,
Seeing the Aura

A Journey to Writer's House in Japan

文字、圖片：張家禎 (特約撰述)

臺灣有超過 40 間各式各樣的文學館，但知道鄰近日本有多少間文學館嗎？根據日本小學館，由木原直彥在 2013 年編撰的《增補改定版 全国文学館ガイド》跟已關站的「文學館研究會」網站統計，大約有近 800 間數量。其中有許多是和作家有關的文學館或是紀念館，他們成立的理由、管理方式，以及特色為何呢？就讓曾經拜訪過 550 間，旅日多年後續追查日本有近千間文學館的張家禎來分享。

在這將近一千間的文學館裡，成立的原因和展示的內容差異極大，不過就以作家故居類型的文學館來說，在日本可以分成兩種，一種稱為「生家」，即名人誕生於此的房屋，另一種則是「旧居（旧 = 舊）」，即是俗稱的故居。

從文化財講起 日本國寶級文學家故居

文學家所居住過的宅邸自然是重要的文化資產，在日本則是稱之為「文化財」，由《文化財保護法》規範，並有等級區分。日本最珍貴的文物當然是各類國寶（含建築），因為有些文物是遺跡或風景地、庭園，於是又再分成史跡或名勝。大致上「國寶 = 國指定特別史跡 = 國指定特別名勝」，被指定為這三者的修復時都是國家全額補助；次等的「重要文化財 = 國指定史跡 = 國指定名勝」只能得到一半補助，再來是「登錄有形文化財」之類的能拿到的補助就更少。上述身分能重複指定，比如說有海上大鳥居而知名的廣島嚴島神社，神社建築是國寶，神社境內是特別史跡，維修時絕對不需煩惱補助費。

日本文學家故居當中有兩間是國寶級的特別史跡，一是「本居宣長紀念館」管理的宣長舊宅「鈴屋」，二是「廉塾ならびに菅茶山旧宅（廉塾兼菅茶山舊宅）」。本居宣長是江戶時代研究日本古典文學最知名的學者，他的故居位在松阪和牛產地的松阪市，有趣的是車站前廣場的象徵物不是松阪牛的銅像，而是本居宣長最愛的鈴鐺，市內看到的松阪牛圖案也都會畫上鈴鐺，可見本居宣長在當地備受敬重。



本居宣長舊宅「鈴屋」原址在伊勢街道，經由後代捐贈移至松阪城內，二樓即是他的書齋。



本居宣長舊宅旁新建的紀念館，是新式的互動型博物館。

鈴屋原本位在江戶時代最熱鬧的伊勢街道周邊（鄰近著名財閥三井的發源地），1909 年本居宣長後代為了紀念與保存，將鈴屋捐給政府並移建到松坂城址內，城址內另有座紀念館，幾年前我第一次去時碰巧遇到紀念館改建，雖然不能進去紀念館，卻可以進入平常不得踏入的鈴屋內部，甚至能登到最重要的二樓書齋裡參觀。目前改建完成的紀念館一樓是最新式的互動型博物館，二樓靜態展示本居宣長的資料，值得一提的是本居宣長相關文件有近 2 千件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通常重要文化財不太允許拍照，但紀念館內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的本居宣長相關文件是能拍照的，推測是數量太多，而無須在乎。

另外一個重要的特別史跡廉塾兼菅茶山舊宅，菅茶山是江戶後期的重要儒學者，是學說對明治維新產生重大影響的賴山陽之師，賴山陽曾有一年在廉塾內當講師，有如此重要的兩位學者在這裡執教，應是廉塾兼菅茶山舊宅被列為特別史跡的理由。我拜訪時一半仍是後代住宅，參觀者必須透過義工導覽才能入內，那時能參觀的只有教室部分的外觀，義工說基於菅茶山文人風雅的喜好，舊宅運用不少茶室建築在用的典趣設計，導致整體建築稍微複雜也沒那麼堅固，教室內部已經老朽到無法打開讓人參觀，不過廉塾已經通過日本政府核准，即將進行整修。因為附近腹地有限，菅茶山的紀念館不像本居宣長那樣是蓋在故居周遭，而是建在步行約 20 分鐘遠的地方。

重要文化財的太宰治生家「斜陽館」

太宰治生家的「太宰治紀念館（斜陽館）」，是太宰治的父親所興建的。太宰治的父親是當時青森縣數一數二的有錢人，這座 1907 年興建融合和風與洋風的大豪宅是僅次於國寶的重要文化財，無論在建築或是文學上都是相當重要的。在日本，設在舊豪宅中的紀念館通常是主建築結構與擺設不動，參觀者可以參觀建築和其相關的資料、展覽品等。不過，基本上大多會在舊倉庫棟內或者旁邊直接蓋一間新的紀念館，舉例來說斜陽館的太宰治文學資料就是設在舊倉庫棟內的典型例子。

展間會設在倉庫內，通常是考量到不會動到原本的舊建築，倉庫的空間較寬大，展示空間不會被日式建築細瑣破碎的空間給侷限住，再來舊倉庫的恆溫恆濕防火功能也會比住宅好。這點與臺灣設在舊日式建築中的紀念館相差許多，畢竟臺灣日治時代興建的日式建築多是不附帶倉庫的宿舍，因此我參觀臺灣設於日式建築的紀念館，時常會感慨展覽空間與方式被原本宿舍的生活空間所侷限。

我參觀斜陽館時並沒有太多的感動，反倒是對附近較少人知曉的「太宰治疎開の家」留下深刻印象，館員熱情的招呼，用十分鐘導覽這間本來跟斜陽館連在一起的房子的歷史。原來這房子是太宰治的哥哥結婚時增建的，1945年7月底太宰治爲了逃避戰火回到老家避難一年多的期間就住在這裡。他細心解釋的書齋是哪間，等等能去書桌前坐一坐，感受太宰治當年的創作空間。

館員還提到太宰治的爸爸是這小鎮的鐵道大股東，所以這整個小鎮當初都是爲了斜陽館而蓋，車站位在離斜陽館不太遠的距離，警察局、法院、銀行都在斜陽館斜對面，這都是爲了方便太宰治他們家管理的有趣當地文史情報。與是有名的文學館又是政府管理的斜陽館相比，由義工管理的「太宰治疎開の家」反而較有溫度。不少小型文學館雖然規模小，經費短缺，但義工的熱情卻遠超越設備，和義工聊天往往可以獲得一些更有趣的情報。

生家與紀念館

無論是生家或是故居，大體上都不是適合展示的地方，與臺灣人熟悉的兒童文學作家宮澤賢治齊名的新美南吉的故居與紀念館就是這樣的案例，「新美南吉生家」只是間小房屋，大約 30 人就是參觀人數的極限。但新美南吉是作品常入選教科書的童話大作家，可想而知一定常有學校團體去參觀。再加上生家在車站附近，也無足夠的土地能夠興建紀念館，直到 1994 年才在生家步行約 15 分鐘的地方蓋了間主體幾乎在地下的大型紀念館。

有了紀念館後生家平時訪客不多，所以就變成無人看守白天打開供人自由參觀的地方。在紀念館方圓數公里內還有兩間新美南吉故居可以參觀，一間是新美南吉小學時代住過 5 個月的養家「南吉の家 養子先」，這間養家名義上是新美南吉紀念館的分館，但實際管理單位是另一間財團法人美術館，由於知道的人不多，參觀需要預約。養家是棟茅草屋頂的農家房屋，多年前曾找合掌村的工匠將屋頂翻修。養家有個必看的房子開燈時，從外面會看到毛玻璃出現一顆美麗的外圓內方橘色燈暈光球，房屋後面的倉庫也有設紀念室可以參觀。另一間故居是新美南吉晚年住的宿舍「南吉の下宿先」，這宿舍仍是私人住宅的一部分，但白天開放民眾自由觀看。離這宿舍不遠的 JR 安城車站內的觀光中心，也有個新美南吉紀念角落可以參觀。

只要是作家的故居也可以成爲文學館

然而除了文學史教科書上能讀到的知名文學家外，一般的文學家故居呢？有現代詩之母稱號的詩人永瀨清子生家「清子の家」，是我到現在還有保持聯絡的文學館，造訪當時清子之家的義工們才剛將主屋整頓修理到能入內參觀的程度，主屋以外仍是廢墟。帶領參觀的義工說雖然房子得到登錄有形文化財認可，然而獲得的補助甚爲稀少，不足以讓生家完整修復，後續清子之家募款到近 3 千萬日幣，才將整棟房子修復至可以完全公開的程度。當地觀光資源貧瘠，少有人特地去，所以清子之家一個月除了兩天公開日外，參觀都需要預約。我在遠方透過網路，能看到義工偶而舉辦活動，讓一位詩人的生家跟她的詩作可以繼續傳承下去的努力身影。

文學館的未來

日本的文學館的數量雖然遠比臺灣多，但從我多年的觀察下，接下來的 2、30 年內，可能會因爲幾個大都會區以外的人口老化、外移嚴重，導致地方人口減少與財源不足讓不少文學館倒閉。在新冠肺炎使旅遊中斷的影響下，可能會加速這過程；意外的是，疫情後最先喊出有危機的，居然是知名觀光地九州柳川有名的北原白秋生家兼紀念館。所以說如何讓文學館長久經營下去，不管在臺灣、在日本，都是個困難的問題。



- 1 新美南吉生家。
- 2 因爲新美南吉生家是住宅，鄰近也無空地，因此在 15 分鐘步行距離外，興建了現代紀念館以利參觀。
- 3 新美南吉晚年住的宿舍「南吉の下宿先」，也有被妥善保留，不過是私人住宅的一部分，僅在白天開放民眾觀看。

| 探訪故居，追尋靈光

| Visiting
Writer's Houses,
Seeing the Aura

臺灣作家文學 地景探索之旅

鍾肇政、李榮春、三毛

Explore
Literature
Landscape with
Writers' House

文字、圖片：林世翔（臺文館）



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文化部典藏網

文學不一定只存在於書中，也在生活的左右，像是走訪文學家的故居，感受他們創作的風土，也許更能靠近作家，擁有更新的文學體驗。從南到北，從本島到離島，臺灣有為數眾多的作家文學館，不仿趁著天氣晴朗時，帶本書，閱讀作家筆下的鄉土，以及居住的地景。

曾經感動無數人心的電影《魯冰花》是出自鍾肇政的小說；傳唱度極高的歌曲《橄欖樹》是三毛作詞；當前宜蘭的頭城老街，在李榮春的《和平街》裡，曾是風極一時的景點。這些文學作品都是作家透過對土地的情感或是投射其人生的經歷所寫成，如今我們更能在其故居地景感受到他們創作的情緒以及閃耀靈光乍現的場景。

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

桃園龍潭國小附設的日式宿舍，是鍾肇政在教書時曾經居住的地方，也是創作《魯冰花》、《臺灣人三部曲》等作品之地。如今，這排日式宿舍建築群，逃過學校改建拆除的命運，被保留成為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

一進入園區會先看到旅遊服務中心，這裡除了園區介紹、作家生平簡介，還有一尊可愛的鍾肇政公仔伴你一起坐看鍾肇政的一生，再往後是介紹鍾肇政作品的大河學堂，最後一區則是最為特別的九龍書院，不但有關於鍾肇政創辦《文友通訊》的相關介紹，更是重現了他居住生活的擺設，不僅復刻了鍾老的書桌，甚至連加蓋的廚房和為貼補家用的豬欄都有呈現。看著飯桌上獨具特色的客家菜，想像鍾老在書桌上揮灑創作與寫信串聯各地文友的模样，再現了作家在真實與理想中的生活樣貌。

園區所在的市街亦是生活園區的一部分，照著園區裡的鍾肇政文學地景全覽圖，走訪作者作品中的文學地景。參觀保留日治時期痕跡的龍潭武德殿，探訪龍潭的信仰中心龍元宮，順便到龍潭市場飽食一頓，體驗客家的板食文化，最後到龍潭大池欣賞山光水色，沿路探尋作家的生活軌跡。從他題在龍潭大池的客語詩〈龍潭故鄉〉：「龍潭係吾故鄉，發夢都會來想。龍潭係吾故鄉，不時都來掛心腸。」可以感受到鍾肇政對龍潭的喜愛與關懷，以及他作品中投射出的故鄉記憶。

除了桃園，在臺南你也可以發現鍾老的足跡。鍾肇政不只創作精彩，也寫得一手好書法，「國立臺灣文學館」的牌匾即為鍾老所提，館內亦收藏其書法字，藉此也能看看作家不同的一面。



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外觀，保留原日式宿舍建築群樣貌。



- 1 李榮春文學館，同時也是頭城鎮史館。
- 2 臺文館舉辦「拾掇臺灣文學先行者記憶——李榮春與他的文友們」活動現場，由左至右分別為鄭清鴻、蔡濟民、鍾延威、楊翠、彭瑞金。

李榮春文學館

宜蘭頭城國小日式宿舍擁有雙重身分，一為頭城鎮史館，裡面展示著一些頭城歷史的舊照片，同時這裡也是在地文學作家李榮春的紀念館。李榮春作品中的文學地景與歷史照片相互輝映，呈現出老頭城的時光。

打開紀念館大門，映入眼簾的是一臺老舊腳踏車，取用李榮春曾在三哥的腳踏車店打工過的經歷，並做為進入作者回憶中老頭城的意象，讓我們穿梭時空進入李榮春的文學世界。館內除了展示李榮春的作品、手稿外，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張透明書桌，上頭擺放著他的相關著作與手稿，如此新潮的裝置藝術，在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築中顯得鶴立雞群，但因為是書桌樣貌，卻又自然地跟館內環境融為一體，象徵李榮春這位「頭城狂人」，看似遺世獨立只專注於寫作，但作品中卻又呈現豐富的在地生活，與頭城緊緊扣在一起。此外，這裡也提供場地外借辦理藝文活動，使館舍靈活化，與在地做連結。

館外設有李榮春文學地圖，可以藉此安排一趟文學地景的輕旅行。沿著李榮春故居座落的和平老街漫步，途經曾經繁華的十三行遺址、富麗堂皇的盧纘祥故居，接著參訪在地信仰中心慶元宮、李榮春曾受洗的「大金瓜」天主堂，最後可到烏石港吃點當地美味的海鮮，眺望遠方的龜山島，體會李榮春作品中的蘭陽記憶。

李榮春一生創作眾多，惟因不喜與文壇活動，鮮為人知，所幸其姪子李鏡明醫師不斷的運用音樂、古蹟再利用等方法，讓李榮春的文學場景再度活現在頭城人的眼前。2020年文學館家族們在頭城慶元宮舉辦「拾掇臺灣文學先行者記憶——李榮春與他的文友們」活動，回應了李醫師的耕耘成果，文學館家族成員齊力為這後山的文學家，加添活力，所得資料也陸續上傳國家文化記憶庫，讓大家能透過走入李榮春的故鄉，看見他的創作世界。

三毛夢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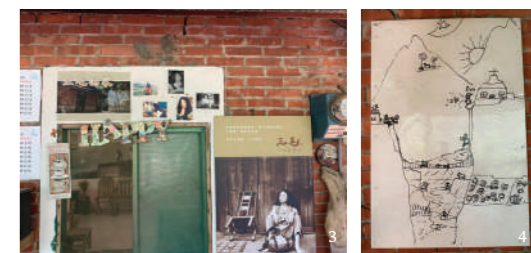
坐落於新竹五峰清泉部落山麓間的一棟破舊紅磚房屋，因三毛來到此地幫助好友丁松青神父翻譯《清泉故事》之故，因緣巧合地發現了它，從而承租下來，盼能改造成她夢想中的房子，因此這裡成為她短暫的故居，開啟她的「夢屋故事」。如今，經過多方努力，此地轉型為紀念館結合半露天咖啡廳的經營模式，繼續保有三毛夢屋的痕跡。

館內的空間不大，只有簡單隔成兩個空間，一眼即可望盡，雖簡單平凡，但其中的物件卻能讓人一再玩味。裡頭除了有作者生平介紹外，還擺放了三毛的作品、照片，以及裱框的舊報紙，更有一張三毛手繪的「吃飯圖」，生動地表達這裡的生活樂趣。欣賞牆上摘錄的作者作品金句，點綴著泰雅族的特色裝飾，讓人不自覺地進入作家和在地的生活中。此處最特別的是戶外的咖啡廳區，在這裡點一杯茶慢飲，坐聽三毛的故事，邊欣賞眼前山巒絕景，邊咀嚼三毛作品中所提及的自由、浪漫和隨興，彷彿能夠理解三毛慧眼選中此處，成為她心目中的清幽聖地的原因。

除了夢屋，清泉部落也是三毛選擇這裡的原因。讓我們跟著三毛走上清泉一號吊橋，越過貫穿整個部落的上坪溪，細細品嚐這裡的自然美景，而對面丁松青神父所在的清泉天主教堂，也是當地的信仰中心，裡頭的彩繪裝飾結合泰雅族與聖經的故事，是非看不可的在地文化。到部落中享受原住民美食，漫步清幽的桃山步道，最後到清泉溫泉洗滌一身的疲憊，體會三毛記憶中的「清泉故事」。

三毛作品中寫入許多她的人生故事，蘊含強烈的情感，人生中「第一匹白馬」，一臺白色小車，陪伴著她與丈夫荷西一同穿越撒哈拉的風沙，車子最後留下車牌，成為臺文館的物件，而後被轉譯為商品，成為人們日常抵擋酷暑的洋傘。

走訪作家故居讓我們發現文學其實就蘊藏在生活中，國內還有許多這類型的作家故居，如臺北陽明山的林語堂故居、高雄美濃的鍾理和紀念館、嘉義太平的張文環故居等，來趟文學家做地陪的文學之旅，看看作家的故鄉、作品中出現過的場景，一同探索當地的美好事物，更靠近作家的創作靈光現場，讓文學不再只侷限於紙本，而能透過行走、移動開展出新的文學體驗。



- 3 三毛夢屋大門入口處。
- 4 三毛手繪的「吃飯圖」，懸掛在三毛夢屋裡面的牆壁上。

另一種文學

Alternative Literature

- 紙上博物館
Museum on Paper
- 典藏再現
Collection
- 文學筆記
On Notes
- 文物捐贈芳名錄
Donors List

文學檔案的 新裝展示： 德國現代文學館印象

| 紙上博物館

The Impression of Museum of Modern Literature

| Museum on Paper



文字：吳瑩真（特約撰述）

圖片：德國現代文學館

席勒國家博物館（左棟）與德國現代文學館（右棟）。

2006年在德國旅途中，我搭火車時無意間翻閱到《德鐵月刊》的「德國現代文學館」相關報導。當年剛開館的這座文學館，以多座玻璃展櫃展出極為珍貴的德國重要作家手稿，並特別談到光線設計如何讓這些對光照極其敏感、在典藏室沉睡多年的寶藏，得以重現觀眾眼前。這篇報導對一個文學愛好者和曾在博物館工作的我無非是個乍現的靈光，機緣難得，便興之所至改變旅程的下一站，轉向參觀這座嶄新的文學館。



德國現代文學館由英國建築師 David Chipperfield 設計，用理性的設計裝載軟性的文學內容。

德國現代文學館（Literaturmuseum der Moderne）位於德國南部「斯圖加市」（Stuttgart）以北的小城馬爾巴赫（Marbach），這裏也是德國文學巨匠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的出生地。爬梳歷史資料，不難理解這間新蓋的文學館會位在這個觀光客罕至的小城——這一切都跟被德國人視為國寶級資產的席勒有關。

席勒是德國 18 世紀著名的詩人、哲學家、歷史學家和劇作家，在德國文學史上和歌德齊名。席勒逝世 30 週年後，為紀念和維護他所留下的人文精神遺產，地方人士於 1935 年自發成立「席勒協會」，集資在 1857 年買下席勒故居，整修後於 1859 年席勒百年誕辰紀念正式對外開放。

席勒故居座落在小城裡常民生活的街弄巷道，如今小城裡席勒的歷史足跡或名字隨處可見：席勒酒館、席勒旅館，甚至還有席勒理髮店等等，馬爾巴赫因而有「席勒之城」之稱。沿著小城市中心往山坡前進約 400 公尺就是席勒高地公園，矗立在地廣場中央的席勒紀念雕像俯視小城，其背後就是席勒國家博物館（Schiller-Nationalmuseum）。

從席勒博物館再到德國文學檔案館

現代文學館是以席勒國家博物館為中心，在周圍新蓋的第三棟獨特建築，另一棟與文學館相對的是「德國檔案館」。這三個館都由馬爾巴赫文學檔案館管理（Deutsches Literaturarchiv Marbach），並隸屬德國席勒協會（Deutsche Schillergesellschaft e.V.）。它們是國家博物館群與文化資產的一部份，與其他博物館一樣由德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巴登—符騰堡州資助推動，小部分的資金來自地方縣政府與企業贊助。當年由地方人士自發組成的地區性席勒協會已發展成德國席勒協會，他們對馬爾巴赫及席勒博物館群有強烈的認同感，除了捐募資金外，對文物的捐贈也非常大方。

介紹文學館前，有必要先簡要勾勒這三個館的歷史背景。首先是建立於 1903 年的席勒國家博物館：主要收藏為 18 和 19 世紀的文學資料，長期展示席勒與其他來自同為「施瓦本地區」（Schwaben）的詩人作品與相關文物，如德國浪漫詩人賀德林的文物。

1955 年成立的德國文學檔案館（後更名「馬爾巴赫德語文學檔案館」）收集德國自 1750 年到當代的大量珍貴文學和歷史資料，藏品一方面提供研究使用，另一方面透過公開展示，向民眾推廣文學。館內手稿藏品有 1400 件德語作家和學者的文稿，如卡夫卡的手稿、書信，馬丁·路德在 1529 年寫給 Grafen Albrecht von Mansfeld 的一封信，是該館年代最遠的藏品。另外，超過 45 萬件的圖片和物件，藏量之豐足以擔當此類典藏機構的龍頭。該館圖書館擁有德國現代文學典藏計百萬書冊，以及超過 160 位作家和收藏家藏書。此外值得一提的歌塔檔案區（Cotta Archive），收集了在德國古典時期，19 世紀的重要出版社「歌塔出版社」所出版的歷史檔案，如與作家往來的書信約有 150,000 封、出版合約，出版登記冊，文件相當重要且珍貴。

如果說席勒博物館和文學檔案館的成立目的是為了保存作家手稿、書籍和文學相關文物，提供研究資料並展示德國文學史的樣貌。那麼，2006 年開放的現代文學館，則是為了實現檔案館的「展覽室」理念而建造。文學是共有的資產，推動文學是共同的目標。

爲了展覽而興建的現代文學館

2002 年，檔案館委託英籍建築師 David Chipperfield 設計，興建新館的用意是希望文學不再侷限於學院、收藏家和研究者之間，更希望透過展覽、各種形式的文學教育推廣活動和大量出版品，吸引民眾認識當代文學議題。這就是現代文學館的建館使命。這座約有一千平方公尺展覽空間的新建築，主要是展示二十世紀以來的文學檔案。文學館外觀非常簡潔，空間設計與建材運用呈現一種理性的建築語言，在這樣的空間展出文學，也可看似感性與理性的對話。David Chipperfield 也因此榮獲 2007 年英國 Stirling 建築獎。

文學館不僅作為展示作家手稿、影像、藏書、文物的空間，亦以「提供民眾不同的文學體驗」為策展核心。注視展示櫃中作家親筆書信，在墨水與紙張之間感受作家的私語，作家手寫詩稿和作家生前使用過的器物，一一再現作者生命軌跡，引發讀者對作家生命經驗的想像。自 2006 年開館至今，先後展出了三個常設主題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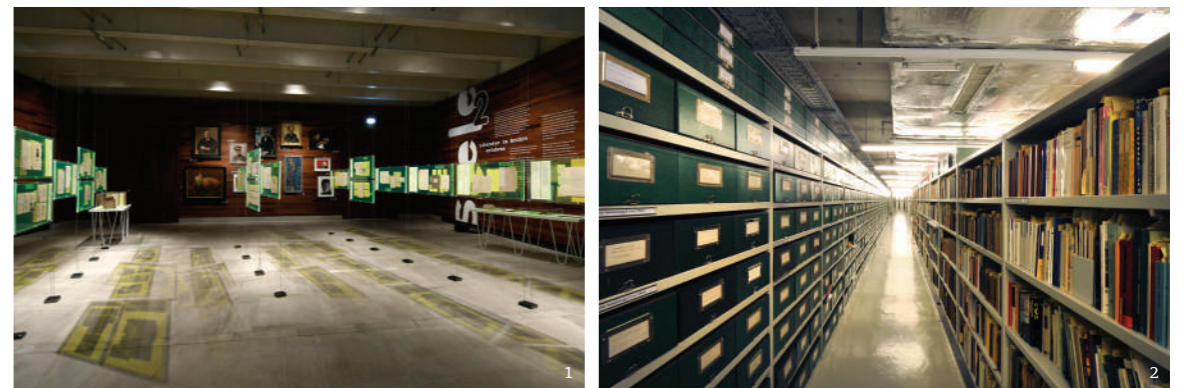
2006 年－2015 年主題展「連結」的 1300 件藏品中，包含書信、作家證件，筆記本、相簿，作家最愛的書籍和跟作家生平的紀念品，如托瑪斯曼受洗時所穿衣物，著名德語作家卡夫卡的手稿，以及被視為德國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百本書之一，由阿爾弗雷德·德布林於 1929 年創作的小說《柏林亞歷山大廣場》，還有德國戰後兒童文學之父埃里希·凱斯特納的《埃米爾擒賊記》。

相對於第一次常設展展出的 1300 件展品，「靈魂」只展出 280 件，其中 220 件展品過去未曾在任何展覽露面。大部分展品是德國文學檔案館過去十年受贈藏品，小部分是檔案館較早的特藏品。參觀的民眾可以透過手機，或是向館方租借平板電腦，聆聽語音導覽。

2021 年 1 月新推出的主題常設展「靈魂：二部曲」，展出 180 件自 1899 年到 2001 年期間的文學檔案，涵蓋名字從 A 到 Z 的作家之相關文學物件。在「靈魂」實體展覽外，還有許多與此主題展所延伸的互動性展覽合作計畫，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瀏覽該館網頁的「數位博物館」。

世界各國許多文學館多半是為紀念作家，由作家故居所在的地方政府出資建立，因此在營運、維護文物、推廣活動上的資源相對有限；而像馬爾巴赫這樣以一個作家為中心，從作家出生地發展到文學主題博物館群這個特殊現象，不但見證了地方人士對文學資產保存共識的重要性，地方能獲得中央的奧援，也說明了德國對文學史料保存的重視。

回顧一開始，因 2006 年我偶然閱讀到的一篇文章而改變旅程，想要探索剛開館的德國現代文學館。沒想到，到了馬爾巴赫，沿著席勒的足跡，卻發現了一個德語文學檔案的重要據點。希望走筆至此，這趟在異國探索文學館的旅程，能提供讀者另一個文學博物館視野。



1 | 2021 年 1 月新推出的主題常設展「靈魂：二部曲」，展出 180 件自 1899 年到 2001 年期間的文學檔案。
2 | 德國文學檔案館收集德國自 1750 年到當代的大量珍貴文學和歷史資料。

徘徊、迷路， 還在路上

更名者遊途——嘉義文協街區走讀計畫

| 文學筆記

A Portal To

| On Notes



文字、圖片：何柏儒（特約撰述）

百年後的今日，這座島嶼上的人們，從未停歇行走在尋找身份認同的道路上。臺灣人在經歷各種政治、文化更名的迷途裡，是否還能在街道上清晰地辨識出彼此。臺文館邀請與嘉義市立美術館首次跨界合作：「更名者遊途—嘉義文協街區走讀計畫」，藉由藝術家郭柏俞和余文瑛所組成「太認真」的創作漫步嘉義，走讀 1920 至 1930 年代的文化活動。

漫步嘉義街頭，依然可看到許多過去從日治時期留下來的建築痕跡，在街道巷弄裡看到的木造建築和東洋建築，如折衷建築樣式代表之一的嘉義火車站、當時阿里山森林鐵路的北門驛站，以及大正時期的嘉義舊監獄、還有轉身為嘉美館的日治時期菸酒專賣局嘉義支局等等。後因明治 39 年（1906 年）嘉義發生大地震，災後日本當局制定都市計畫並實施市區改正，重建後的嘉義市，工商業及交通開始蓬勃發展，文協在當地的發展，也與地方仕紳、醫師、文人社群有著緊密的關係。嘉義無疑是臺灣面對現代思潮而風起雲湧的 1920 至 1930 年代，最富有政治、文化與藝術能量的地區之一。

兩段聲音的覆蓋和干擾

這次創作的 4 件作品，都以熟悉的歷史物件以「黑雕塑」的形式呈現，散落在城市的各個街區裡，期望用黑色抽象化的手法開啟對話。作為街區走讀探索的起點，美術館旁有一座黑色播音塔《普羅電波》，傳出陣陣「收音機體操旋律」（《ラヂオ体操の歌》）。這是「太認真」復刻崇文國小（舊稱玉川公學校），也是目前全臺僅存的一座日治時期，當時作為校內廣播、運動會進行曲、校歌、國歌等的「播音塔」，將熟悉的歷史物件，重新置入城市空間。仔細聽著聲音，會發現播放過程中，則會被另一段訊號覆蓋，為文化運動家楊肇嘉先生臺語演說的〈我的希望〉，兩段聲音的覆蓋與穿插，就好像作為對臺灣的殖民現代性的回應，讓過去追求民主的聲音再次被聽見。而作品的命名，也是回應影響陳澄波等藝術家的「普羅美術運動」精神。

從公會堂到中正公園 不變的集會之處

然而，現今嘉義中正公園內的「嘉義公會堂」，大正 9 年（1920 年）落成，為嘉義少見的非對稱磚造歐風建築，曾在 1948 年曾被票選為嘉義八大勝景之一。在當時不僅設有全臺最大的餐廳與時髦的咖啡廳，也具有政治活動集會，文化展覽、藝術表演、圖書室等多重功能。因此「太認真」在此處設置別具意義印有字樣的黑色路擋雕塑〈社會雜感〉，上面字樣皆為文化協會曾在嘉義舉辦的演講會議題，涵蓋了教育、

1 | 〈普羅電波〉，位於嘉美館（舊菸酒專賣局嘉義之局）古蹟棟旁。

2 | 〈肖像會〉及「東洋水泥製品廠製」電線桿，位於成仁街（舊美街）木更咖啡。

3 | 《連丸民報》，位於中山路臺灣圖書室。

性別、道德、衛生、農工權益、藝術與文化等各種社會面向。在這些看似宏大的議題裡，如今又遭遇著什麼樣的形式與內涵抽換？邀請在地文化工作者陳世岸與陳冠彰主持互動工作坊，讓參與者對於黑板上的標題寫下現今的想法。執得一提的是，這裡曾是 228 事件作為市民收容外省人之處，也曾是國民黨統治下作為地方宣傳之處，直至 1989 年時任市長張博雅拆除興建公園。

從《臺灣民報》到《逮丸民報》

從中正公園行至擺放《逮丸民報》的「臺灣圖書室」路途中，會經過國華街上的合作金庫銀行，在當年這是許多日治時期美術家聚會之地，這也是陳澄波完成〈琳瑯山閣〉（1935）的所在。「太認真」以當時日治時期臺灣人創辦影響力最大的報紙《臺灣民報》為參考文本，轉譯其報紙編排形式創作《逮丸民報》，重新思考所謂「臺灣人唯一言論機關」所隱含的各種框架。

《逮丸民報》內選摘部分歷史文獻、連載小說，並將網路流行用語錯置其中，呈現臺灣人經歷的各種政治和文化更名迷途，試圖擴展過去嘉義文化協會讀報社的想像。當中《滾地郎》是張文環於 1975 年用日文發表的最後一本完整小說作品，隔年 1976 年，作家廖清秀將其翻譯成中文，描述當時日治時期重要的改姓政策，文中主角在改姓過程中，在心理上反映日治時期臺灣人的社會現實。而在「逮丸民報」上，有許多關於過去嘉義在地的廣告落版上，其中不乏以印尼文字書寫，為傳達昔日東南亞族群與文化，早已與臺灣多元融合的模樣。

城市裡頭的摩登光景

最後一個作品，是位在木更咖啡的〈肖像會〉，「太認真」仿製了嘉義街上的老街燈，以及在玻璃窗上貼上搶眼的「女給」的輸出圖像。這些當時從事飲食陪伴服務的女仕，是西式「珈琲屋」文化產物，因此呼應咖啡店作為摩登時代的意象。木更咖啡的現址成仁街在清朝時是米街，地理位置離日治時期美術人士聚集的「琳瑯山閣」不遠，也有畫都之美街之稱。

「太認真」也特別錄製了線上廣播「拉吉歐 On-line」，帶著耳機，開起曲目聆聽，隨著溫柔聲音娓娓道來一段段的故事，帶領著觀眾進行一趟時光旅行，回看與重新認識嘉義這座城市過去的發展，以及想像臺灣文化協會之於當時社會的重要影響。

無論是透過「拉吉歐 On-line」的導讀，或是循著《逮丸民報》的路線，都能讓走在嘉義街上的人們，感受有些可見、不可見的發展的跡軌。這些路徑，不僅是回溯嘉義街區所遺留的日治時期地景，而是藉由過往歷史所發生的事件，回望日本殖民「現代性」及「公共性」，重新開啟當代城市空間與嘉義歷史對話的可能。

文藝春秋： 一起去地球吧！

| 文學筆記

兩組創作團隊談跨界思考

When Literature Meets Arts: Let's Head to Earth

| On Notes

「……這或許是為什麼科幻電影裡總少不了一間酒吧驛站，眾人在此相會又錯開，即使航行的刻度要以光年計，即使要曲率加速，即使抵達另一座星系，人類始終期待有一家酒吧可以放心推門走入。……」

——黃崇凱《文藝春秋》〈宇宙連環圖〉

「……回家時，我不斷想著地球與火星的關係。在阿公小時候，火星還是非常遙遠的地方，沒人想過有一日可能在這邊過活。再往前，連阿公也未出世，有些科學家、小說家和拍電影的，都想像那顆紅通通的星球上住著火星人。……」——黃崇凱《文藝春秋》〈如何像王禎和一樣活著〉

文字：王振愷（特約撰述）

圖片：臺文館

走入臺文館大廳，環境氛圍可能和過去不太一樣。入口處被打造成一道名為「布萊伯利登陸點（Bradbury Landing）」登機口。向前走入閱報區，有個彷彿太空艙、充滿未來感的白色大傘佇立在中庭；另外，2021 年底，其實在戶外草皮上，還有個太空風格的戶外裝置，在夜晚中散發著迷人的光線……。

無論是大廳中的傘狀裝置，或是草皮上的太空裝置，其實都是從文學長出來的。都市藝術工作室以作家黃崇凱《文藝春秋》裡的短篇小說作為發想，並由兩組年輕的藝術團隊——Path & Landforms（簡稱 P&L）與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建築研究所 B 群（簡稱 B 群）參與創作。

邀請觀眾走進文學的世界裡

舉辦過燈節、大型藝術展的都市藝術工作室對於藝術裝置的呈現相當的熟悉，不過要在文學場域中加入當代藝術創作，都市藝術工作室杜昭賢表示是一個全新的挑戰。她分享，畢竟文學是一種古老的藝術形式，是知識與信息的累積成果，而當代的視覺藝術是相對直觀、當下的，因此轉譯上花了很多時間與館方、藝術家、文學顧問等多方討論。

「我們就是希望讓臺灣文學走進社會大眾的生活場域，也讓民眾走進臺灣文學之中」杜昭賢說，期望透過裝置藝術再現文學的內在世界，當觀眾走進這些藝術作品同時，也像是走進了文學作品。

最初的想像規劃是希望在大廳的商店外頭設計一個復古的書報攤，像是作家周夢蝶在明星咖啡館下的攤位陳設，以及一個能讓觀眾身體直接進入的大型立體書裝置。後來執行團隊與藝術家對於執行成效的評估，加上兩位文學顧問：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廖淑芳、中國文學系林朝成的推薦下，轉而以黃崇凱《文藝春秋》，分別以〈宇宙連環圖〉和〈如何像王禎和一樣活著〉兩篇短篇小說中的場景實體化作為此次轉譯的重點，透過說故事、類劇場，並且加入沉浸式科技裝置等策略來呈現。

B 群「火星與地球距離 687 個地球日」×〈宇宙連環圖〉

由 B 群在戶外廣場的創作「火星與地球距離 687 個地球日」以建築語言中的「空間文本／劇本」發想，進行作品情境與氣氛的設定。這個再現小說裡一間於 2140 年開設在火星上的酒吧「Bar Mars」，以類似畫廊的長型空間作為形式，是人們身心放鬆之處，也像是書中移民火星的地球人回望故鄉的心靈轉運站。B 群在這個火星酒吧中佈置了三個在地球看似平凡日常的場景，以一天的時間軸線發想分別為：早晨手沖咖啡、中午的菜市場小吃攤的聲景，以及晚上 Disco 酒吧，帶著火星新移民對於地球原鄉愁式的懷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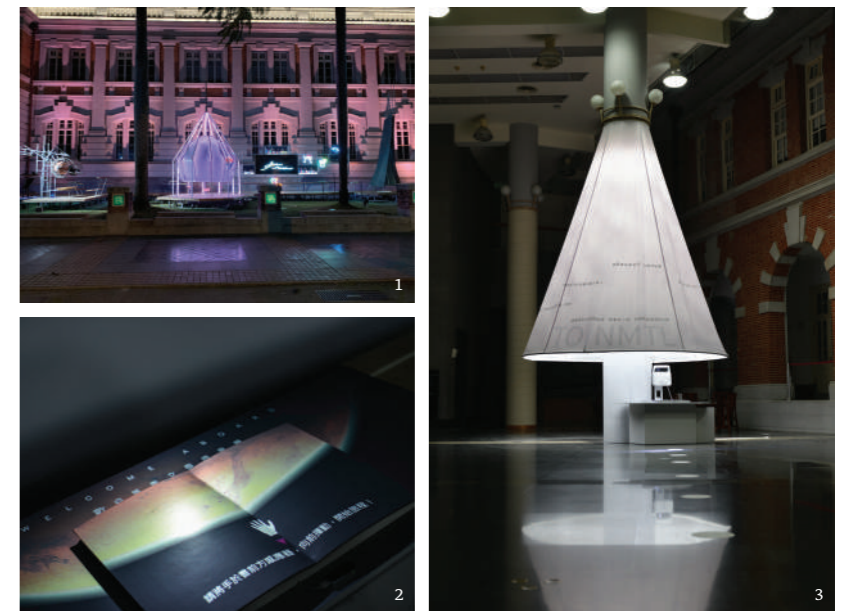
酒吧的外觀帶著復古未來的質感，並以鐵架、木材搭建而成。這樣的建築形式是 B 群的創作風格，團名的 B 來自法文的「修補匠（Bricoleur）」一詞，他們擅長以建築材料進行帶有手工感的現地創作，呈現出貼近場域的有機感，期望透過情境式的體驗型公共藝術，讓觀眾的身體姿態能融入在整個閱讀空間裡。

Path & Landforms「文學傳書機」×〈如何像王禎和一樣活著〉

P&L 則專注在環境視覺設計上，「文學傳書機」故事背景發生在人類已經移居火星的 120 年後，臺文館入口處的「布萊伯利登陸點」，是取自 2012 年美國太空總署將探測器「好奇號」於火星上降落地點時對此地的命名，布萊伯利則是《火星紀事》（The Martian Chronicles）這本科幻經典原著作者的名字——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

除了入口的設計外，閱報區的裝置以未來感十足的太空站與船艙意象打造，融入沉浸式的科技體驗。互動裝置以一本立體的大書做為造型，書面上投影出黃崇凱短篇小說〈如何像王禎和一樣活著〉，以及多位臺灣前輩作家的生平與文字創作。P&L 期望觀眾在體驗這些新穎的高科技裝置過後可以回到文學上，透過不同的關鍵字、資訊來進一步瞭解更深度的內容，就像是打開觀眾好奇心的入口資訊站。

《一起去地球吧！》以文本為基礎，將文學中的場景實體化在文學館場域中，拉開時間與空間距離，帶領觀眾在情境中入戲、體驗著臺灣文學的趣味，杜昭賢分享：「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文學與當代藝術跨界連結，將新的藝術形式置入在文學館的歷史建物裡，並用藝術的手法改變了文學場域的氛圍。」



- 1 由 B 群創作的「火星與地球距離 687 個地球日」。
- 2 「文學傳書機」以太空艙造型打造的裝置佇立在閱報區。
- 3 「文學傳書機」互動裝置以一本立體的大書做為造型，書面上投影出黃崇凱短篇小說，以及多位臺灣前輩作家的生平與文字創作。

當貓貓躍上閱讀： 漫遊城市的獵人們

| 文學筆記

Street As Home: Stray Cats and Dogs

| On Notes



文字：黃偉誌、蔡沛霖（臺文館）
圖片：臺文館

以貓貓剪影元素作為展場入口的導引。

臺灣文學基地 2022 年第一檔特展，以作家朱天心於 2005 年出版的《獵人們》文學原著中部分篇章〈貓爸爸〉、〈李家寶〉為背景，由漫畫家阮光民手繪創作的《獵人們》漫畫，加上本館館藏的經典汪喵文學藏品，邀大家走入貓狗的世界。



展場以浪貓在餵養街頭景象看見牠們在街頭努力發揮本性，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

穿梭於城市中的大街小巷，浪貓浪犬早已被許多人視為鄰居，並偶爾施以清水與乾糧。熱心動保的人士還會進一步協助抓紮、打疫苗，並積極地找尋合適的認養主人。悉心與牠們交流、陪伴的過程中，牠們也在我們心中佔有一席毛茸茸的地位。

熱愛動物的作家們不僅用文字記錄下這些相處的暖心過程，也因與牠們的相遇而改變彼此的人生。臺文基主題展「漫遊城市的獵人們」讓觀眾化身一隻在街頭流浪的橘貓，結合文學家極力捕捉牠們身影的紀錄，一步步從牠們的出現、相遇到離開，走進流浪動物的生活之中。

整座城市都是獵人們的漫遊步道

「漫遊城市的獵人們」名稱發想自作家朱天心於 2005 年出版的《獵人們》，書中開門扉頁即寫到：「本書寫給不喜歡貓和不瞭解貓的人。」不同於過往用「可愛」來塑造的形象，朱天心以「獵人」來描繪這群充滿個性卻又經歷不凡的浪貓。

我們難以知曉流浪動物自何處而來，只看見牠們辛勤在街頭討生活的身影。牠們可能是遭主人棄養、自由放養或是街頭出生的「街二代」。在街頭討生活的流浪動物們，多半遭遇風吹雨淋與人類追捕，但若遇到來電的人類夥伴，就有可能進到居家中舒適過日；只是從街頭進到家裡，也需要一段適應期。

朱天心在〈貓爸爸〉中即細細描繪一隻橘貓自外頭進到家中的故事，朱天心的文字魔力不僅讓「貓爸爸」的形象躍然紙上，更透過漫畫家阮光民的暖心筆觸一筆一劃讓讀者看見神采飛揚又桀驁不馴的貓爸爸。藉由朱天心的故事讓我們能一窺貓與人之間的動人情誼。

隨時發動的獵人本性

深耕動物研究的學者黃宗潔在其著作《牠鄉何處》曾分析《獵人們》，觀察到書中所呈現的貓與人注定是「親密又疏離」的關係。愛護動物的人類一方面想多加親近流浪動物們，但一方面又擔心是否過於「干涉」牠們的生活。合適的距離如何拿捏，也往往取決於浪貓與人的默契互動。

在街頭逐漸拾回野性的流浪動物，雖然也會對我們保持戒心，但有些是前家居動物的牠們，也會因為我們的餵養而親近。只是長久仰賴餵食，未能進到居家的流浪動物可能會失去在街頭生活的能力，而遭受更大的風險。

作家劉克襄在《野狗之丘》紀錄住家附近一群野狗的生態，全書冷靜且寫實地呈現流浪犬之間的互動與生命歷程，不僅讓我們如同鏡頭般觀察流浪動物的生活，也看見牠們如何在街頭努力發揮本性，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

SAY GOODBYE

流浪動物所身處的環境都對牠們帶來極大負擔，即使有幸進到居家中備受寵愛，但平均壽命仍不比寵物。流浪動物在街頭也會遭遇許多未知風險而逝去，我們除了哀悼、惋惜之外，也可以用文字或圖像記錄與流浪動物相處的點滴。

朱天心的《獵人們》除了向我們揭開流浪貓的神秘面紗外，也是為了記下這些與我們有過一段情誼的流浪動物們曾經來過這世上的證明。詩人林煥彰也以許多詩作表達貓咪的可愛之處，並佐以插畫為這些生命留下動人的記憶。

我們對於流浪動物的愛護與關懷，不僅可以從個人行動、政治倡議找出善待他們的共存途徑。透過文學，我們搭起理解的橋樑，並藉由不同視角的敘述來想像、思索不同城市居民的生活樣貌，也讓更多人對於流浪動物投以更多關懷。可能就在未來的某一天，我們也會迎接某位毛茸茸的客人進到家中。



展覽的最終，以貓字卡畫／話別 寫下或塗上觀展者對浪貓的一句話或身影祝福。

詩與賞品 滿載而歸的 擊鉢盛會

| 典藏再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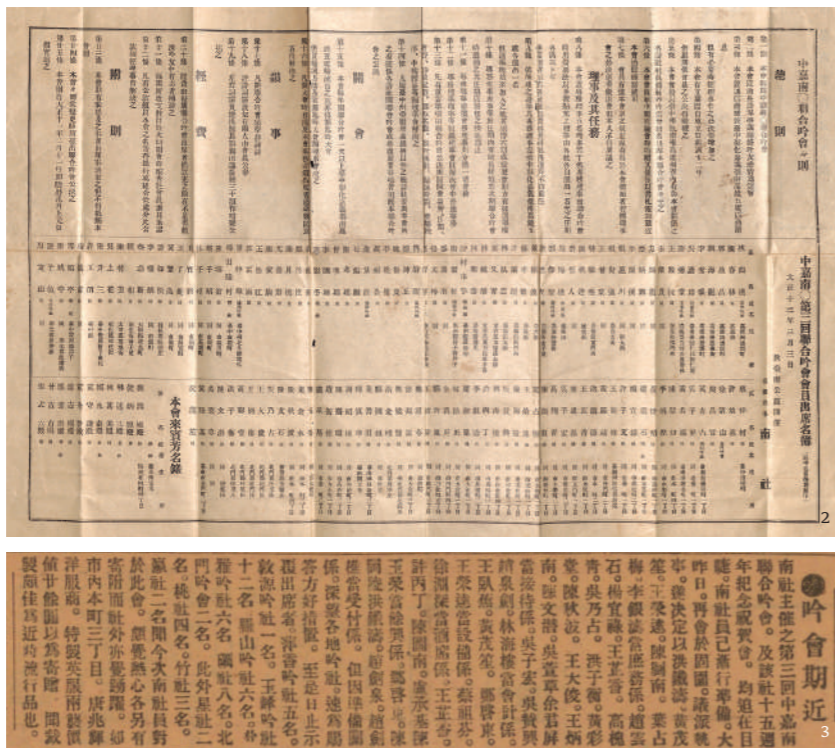
A Gathering of Poetry and Recital

| Collection

文字：王雅儀（臺文館）

圖片：臺文館

日治時期詩會活動頻繁，每一場詩會都是精心籌劃的成果，臺灣中南部地區的詩社曾聯合舉辦詩會，每年分由各社主辦，本文即以 1923 年南社主辦之中嘉南聯吟會為例，佐以館外的史料，呈現詩社聯吟會的榮景及其文學與時代意義。



1 1923 年南社主辦中嘉南聯合會會則 R20160230501 (財團法人綠色臺灣文教基金會提供)。
 2 會則 25 條及會員出席名簿、來賓芳名錄 (財團法人綠色臺灣文教基金會提供)。
 3 南社社員分成庶務、接待等小組籌辦詩會《臺南新報》1923 年 2 月 22 日 第 5 版



這張會則大約有 4 張 A4 那麼大，為 1923 年所製，兩面印刷，正面僅在左上角印刷「中嘉南聯合會會則」等字樣 (圖 1)，背面印有中嘉南聯合吟會會則共 25 條，及該次聯合吟會會員出席名簿、來賓芳名錄 (圖 2)。

中嘉南聯合吟會大約是在 1922 年成立，由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等地的詩社共同組成，並約定每次詩會輪流由各社籌備辦理，當時北部也有瀛桃竹聯合吟會。1922 年的中嘉南聯合吟大會辦在嘉義，主辦是羅山吟社，日期是在 9 月 17 日。1924 年是 2 月 10 日舉行，地點在臺中，由樛社主辦。1923 年該次詩會由南社當值，於 3 月 3 日舉辦，地點在臺南公館，也就是現在民權路上的吳園，為此，南社已在會前就多次開會討論籌備，社員並分成庶務組、接待組、會計組、設備組、酒席組、餘興組、受付組等準備聯合吟會 (圖 3)。

出席詩社與詩友

會議之前，由主辦詩社南社發信通知各社，邀請各社詩友出席，欲出席者必須回覆出席通知書，告知各社欲參加的社員名單和人數，出席通知書分三處收受，各詩社可就近向臺中林子瑾、嘉義鄭作型、臺南黃欣三人報名，最後再由南社彙整出席名單，並製作出席名簿。中嘉南聯合吟會的參加者並不限於中部或南部的詩友，全臺灣各地的詩友都可以參加。

主辦方南社所負責的工作就是要決定場地、統計出席人數、製作出席名簿，在這一份會則所附的出席名單中，可以看到該次詩會的參加者有羅山吟社、旗津吟社、北門吟會等共 15 個詩社。其中，鹿港詩人施梅樵當時客居臺南教書，因此他是以「無所屬詩社」的身分參加 (圖 4)。鈴木串宇當時任職於臺南神社，但也未正式加入詩社，故亦以「無所屬詩社」的身分參加。

出席名簿詳細記錄參加者的所屬詩社和住所 (圖 5)，例如住在彰化市市子尾的賴和，當時是附屬在樛社之下參加的，不過，賴和與林子瑾所創之樛社應該沒有什麼連結，為何當時會以樛社所屬的身分參加，這是未來值得考索的。

楊 村 爾	鈴 串	林 泰	林 卿	林 青	王 雲	許 鏡	蘇 德	蘇 諷	徐 夫	黃 杰	鄭 作	施 梅
樛社吟社	無所屬	無所屬	無所屬	無所屬	無所屬	無所屬	無所屬	無所屬	無所屬	無所屬	無所屬	無所屬
東石郡朴子街朴子	臺南御道勝所	嘉義新港庄	東石郡東石庄栗子崙	東石郡太保庄大保	嘉義街西門內	嘉義街	嘉義街	嘉義街	嘉義街	嘉義街	嘉義街	嘉義街

周 山	陳 敏	陳 亭	傅 亭	施 甫	許 頂	張 三	吳 花	陳 芳	賴 和	蔡 新	李 航	蕭 松	黃 高	王 庵	王 修	林 瑾	蔡 昭	陳 滄	柳 雪	田 陵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彰化郡鹿港街	彰化郡鹿港街	彰化郡鹿港街	彰化郡鹿港街	彰化郡鹿港街	彰化郡鹿港街	彰化郡鹿港街	彰化郡鹿港街	彰化郡鹿港街	彰化郡鹿港街	彰化郡鹿港街	彰化郡鹿港街	彰化郡鹿港街	彰化郡鹿港街	彰化郡鹿港街	彰化郡鹿港街	彰化郡鹿港街	彰化郡鹿港街	彰化郡鹿港街	彰化郡鹿港街	彰化郡鹿港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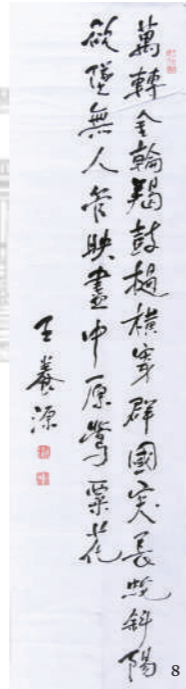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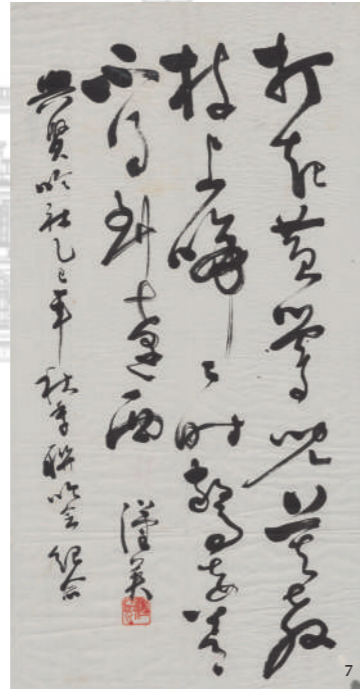
4 無所屬之施梅樵和鈴木串宇。
 5 出席名簿上詳記參加者所屬詩社和住所。

詩會的評審與獎品

主辦方除了處理出席者的問題之外，還需要找贊助人員，贊助整個活動的進行和詩會受賞品，例如圖 6 為戰後李步雲主持的鯤南七縣市春季聯吟大會，從照片可看到演講臺前有各種大小不一的箱子和書畫作品，這些就是詩會的獎品。常見的詩會獎品除了書畫作品之外，有筆、墨等書寫用具，酒、煙、面巾、布疋、石鹼等生活用品。

每場詩會通常有兩位評審，稱為左詞宗和右詞宗，左詞宗通常較為年長、資深，詞宗是由與會者推舉或由主辦方邀請的，參加者交卷後，會先交由謄寫人員另外進行謄錄，評審並不會知道作者是誰，也無法由筆跡進行判斷，謄錄後交給詞宗匿名審閱，兩名詞宗會各自選出心目中優秀的作品，而後由司儀唸或唱出該詩作，再由作者上台領獎。獎品會先貼以紅紙標示受獎名次，例如為圖 7 王漢英所書〈草書唐詩伊州歌〉，右下貼紅紙「右六」，表示右詞宗所選的第六名者可獲得此書作。圖 8 為王養源所書〈行書自作詩條幅〉，右下貼「次唱右眼」，次唱即指第二題，眼即榜眼，即第二名，表示在該次詩會的第二題，獲得右詞宗評定為第二名者可獲得此書作。

有些詩人的家屬，也記得阿公或爸爸參加詩會都會帶贈品回來，讓他們很期待，像楊智雄先生就記得家裡曾擺滿了大大小小、父親楊乃胡參加詩會獲獎的各種獎牌獎盃。



6 李步雲主持鯤南七縣市聯吟大會（李筱峰提供，臺文館典藏）。

7 王漢英書作貼紅紙右六（詹元雄捐贈，臺文館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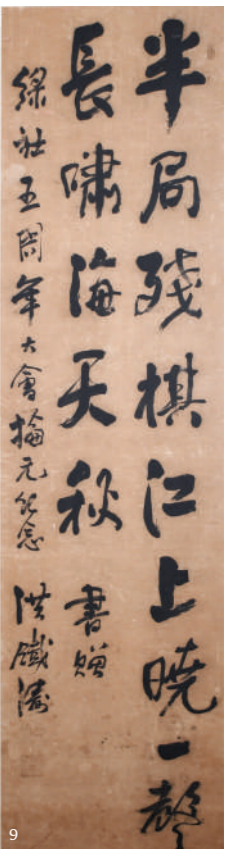
8 王養源書作貼紅紙次唱右眼（詹元雄捐贈，臺文館典藏）。

擊鉢場上的常勝軍

戰後出版之《臺灣名人傳》，稱洪鐵濤、張純甫二人為南北兩大擊鉢健將。從南社詩人家屬的口中，常常聽到這樣一句話：「我阿公／爸爸，最佩服洪鐵濤，詩寫得好，書法也好。」洪鐵濤在擊鉢場上的得勝率究竟有多高呢？從 1935 年全臺詩人聯吟大會來看，這場詩會由吳子瑜主辦，地點在臺中，為期二天，有 61 個詩社、234 人參加。二日共有四場擊鉢詩會，四題／場之中，洪鐵濤一人就獨得三個第一（表 1），完全碾壓其他詩人，鋒頭之健，無與倫比。

1935.2.10 - 11 全臺聯吟大會	詩題	名次
第一日首題	人日雅集五律魚韻	右一
第一日次題	梅妝七絕元韻	左一
第二日首題	中州覽勝七律微韻	左一
第二日次題	東山觀荔七絕蕭韻	右二

1934 年洪鐵濤參加麻豆綠社五周年紀念擊鉢詩會，在這場詩會奪得第一之後之後，化用唐代呂巖〈贈羅浮道士〉的詩句，寫下「半局殘棋江上曉，一聲長嘯海天秋」贈給綠社（圖 9）。詩中羅浮道士江畔弈棋、海天長嘯的瀟灑自在形象，就展現在洪鐵濤的這幅書作當中。洪鐵濤掄元後所揮灑的這兩句詩，表現出他不同於孟郊、賈島「撚斷數莖鬚」的苦吟，而是援筆立就灑脫不拘，這就是日治時期臺灣擊鉢詩壇的詩人洪鐵濤。



洪鐵濤〈行書書贈綠社五周年大會掄元紀念〉（李筱峰捐贈，臺文館典藏）

詩人與詩會

如果以文體的概念來看日治時期的古典詩，在韻文之下「詩」這個文體，到了日治時期的臺灣，呈現出什麼樣的特色呢？「擊鉢詩」就是日治時期古典詩的表現特色之一，它注重格律形式，題材多元新穎，除了寫景、詠古懷史、詠物等常見的主題之外，也能展示現代化新興事物的特色，例如南社曾有「電扇」、櫟社曾有「眼鏡」、「汽車」、「空氣枕」、「演說」，全臺聯吟會有「電戲」等詩題，顯現出「擊鉢詩題」與時俱進的特質。

日治時期有各種大大小小的詩會，這一張會則說明每一場詩會都不是隨便舉行的，是主辦方和參加者極其用心的結果，每一場詩會的開會場所、日期、報名費、詩首定數、選取名義、聯吟回數、敲詠時間、會場秩序、中榜贈品等都是詩社成員的用心，日治時期詩會的運作模式就藏在這張紙之中。從出席名簿，更可以獲知 1920 年代當時活躍的詩社、所屬的詩人及其住所，這一排排的人名與詩社名稱，是珍貴的謎題與答案，引領讀者繼續發掘臺灣古典文學的各種面貌。

更多詩社與詩人的故事可閱讀本館出版品

《詩人的日常：臺灣古典詩人相關口述史》上下冊（2021）
 《瓊園文酒遊器塵：林子瑾詩文史料選集》上下冊（2021）
 《曲水遺風韻事唐：吳鸞旂、吳子瑜、吳燕生詩文史料選集》上下冊（2019）
 《全臺詩》第 1 冊至第 70 冊（2004-2021）

國立臺灣文學館 文物捐贈芳名錄 Donors List

本館按文物捐贈入館時間順序，持續於本刊中刊登前一季的捐贈芳名，以記錄各捐贈訊息。另本館亦收獲各作家、學者、出版社、民眾，捐贈臺灣文學相關圖書，充實本館圖書室，嘉惠民眾及研究者良多，本館另致謝函，不在此備載。並懇請各方繼續惠贈。

本季捐贈芳名如下：

捐贈人	捐贈概述	入館時間
謝里法	圖書、信札等	2022 年 1 月
李錦上	手稿、照片等個人文物	2022 年 2 月
平路	個人手稿筆記等	2022 年 2 月



可
讀
性

A SPECIAL EXHIBITION

READING
SEXUALITIES
THE MANY FACES
OF GENDERED LITERATURE
IN TAIWAN

2021.4.1 — 2022.6.19

國立臺灣文學館·1F展覽室C
Exhibition Room C / 1F /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國立臺灣文學館
官方網站

指導單位 | CONDUCTOR



主辦單位 | ORGANIZER



地址：700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1號。開館時間：週二至週日9:00-18:00（週一休館）
 交通方式：1. 搭乘2號公車至孔廟(臺灣文學館)站下車。2. 搭乘紅/藍線公車，至中山/民權路口下車，步行約5分鐘。

電話：(06)221-7201 · 傳真：(06)222-6115
 網站：https://www.nmtl.gov.tw

變
裝
特
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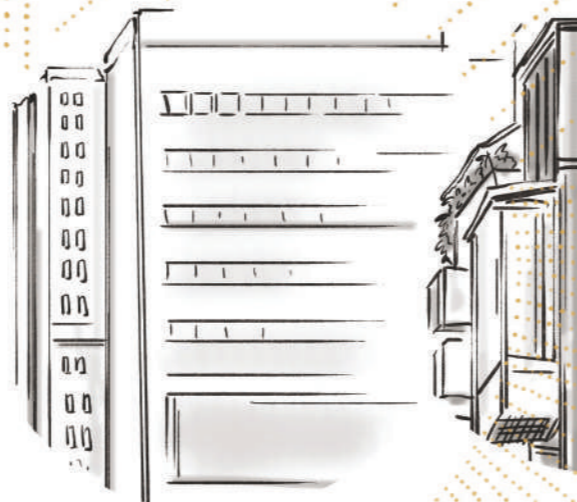
臺
灣
性
別
文
學

漫遊城市的 獵人們

2022
1.26
|
6.26

臺灣文學基地展覽廳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27號)

時而在街口
時而在巷尾
有時親暱如家人
轉頭又成陌路



指導單位 | 文化部

主辦單位 | 國立臺灣文學館

合辦單位 | 目宿媒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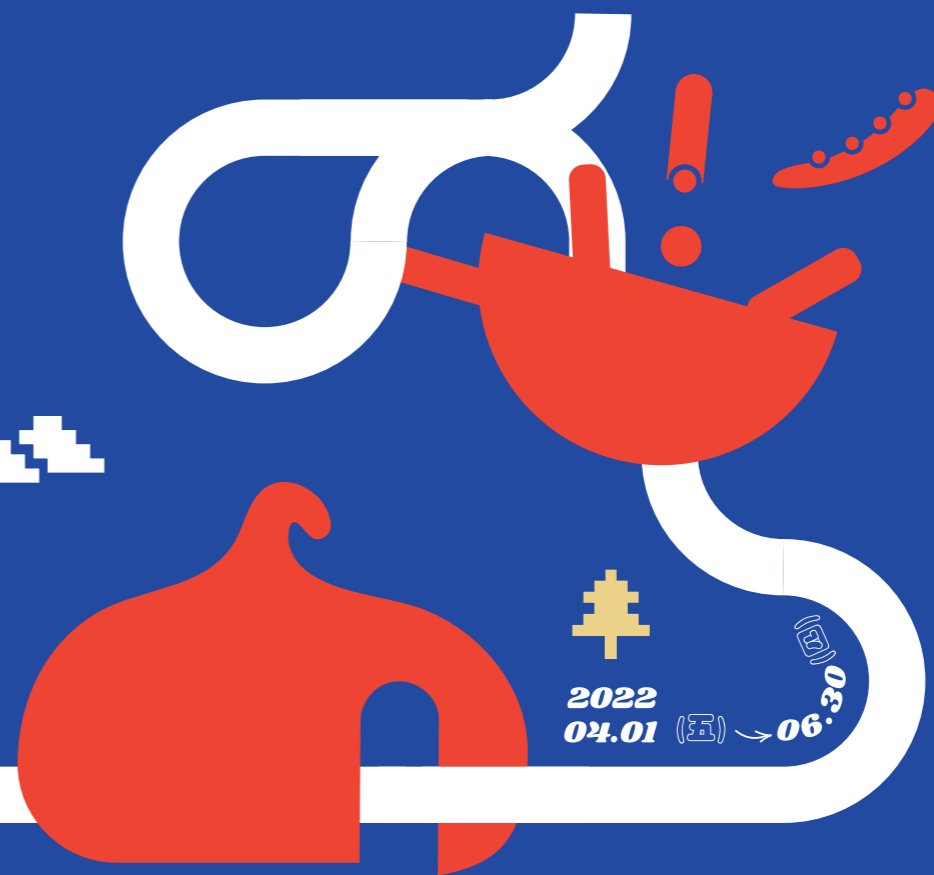
圖像版權來自 | 《獵人們：貓爸爸、李家寶》

原著 | 朱天心 漫畫 | 阮光民

食光行旅.
A Food Journey.

國立臺灣文學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the place
老爺行旅



食光行旅，一場關於食物、風土、文化的旅程。

食光行旅 | 臺文館聯名專案

【台南老爺行旅 x 國立臺灣文學館】首度聯手

入住即贈文學啤酒、手稿文具組，打造全台獨家食光住宿體驗！

六月底前入住每晚只要 3,100 元起！



還想體驗更多嗎？台南老爺行旅全新主題策展《食光行旅》
同步攜手國立臺灣文學館推出逛展集章拿好禮任務！

6F 藝術轉動社區計畫 — 《侍茶、奉茶、太和茶-經典太和》

7F 藝術轉動社區計畫 — 《侍茶、奉茶、太和茶-藝轉太和》

8F 臺南新藝獎展外展 — 《祝福的滋味》

9F 可樂果 x 老爺 — It's My Way! 創·台味主題展_《食慾》



2022 TAIWAN LITERATURE AWARDS

臺灣文學獎



金典獎

4 / 15 - 5 / 15

受理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出版之書籍

6 / 1 - 7 / 1

受理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出版之書籍

範圍 | 文學圖書，文類不限

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於本國出版之書籍。

創作獎

4 / 15 - 5 / 15

範圍 | 劇本、臺語文、客語文、及原住民族語文
四種類別之未發表單篇作品。

徵獎類別與獎額

金典獎 入圍數額至多30名，贈發入圍證書1式。

【金典獎】共取8名。其中1名為「金典獎年度大獎」，獎金新臺幣100萬元，獎座1座；7名為「金典獎」，獎金每名新臺幣15萬元，獎座1座。

【蓓蕾獎】共取3名，獎金每名新臺幣15萬元，獎座1座。

創作獎 每種入圍數額若干名，贈發入圍證書1式。

【劇本創作獎】取1名，獎金新臺幣30萬元，獎座1座。

【臺語文學創作獎】取3名，小說項、散文項、新詩項各取1名，各得獎金新臺幣10萬元，獎座1座。

【客語文學創作獎】取3名，小說項、散文項、新詩項各取1名，各得獎金新臺幣10萬元，獎座1座。

【原住民族語文創作獎】取3名，小說項、散文項、新詩項各取1名，各得獎金新臺幣10萬元，獎座1座。

前揭各項之獎額得從缺並得流用。

參選者資格

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投稿原住民族語文創作獎者，須具原住民族身分並檢附證明文件。

參選作品條件

【金典獎】

1. 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於本國出版之文學圖書，須有國家圖書館預行編目及國際標準書號 (ISBN)，含電子及自費出版，惟兼有電子和紙本形式者，應以紙本送件為主。

2. 以華語文、臺語文、客語文或原住民族語文寫作。

3. 「蓓蕾獎」限第一次出版文學作品之作家報名，可同時報名「金典獎」。

【創作獎】

1. 每人每一語種，每一項文類限投1篇作品。

2. 原住民族語文創作，須附華文對照。

3. 劇本創作主類不限，惟須是現代舞臺劇劇本，以華語文或本土母語書寫，至少可演出70分鐘；

小說獎項創作字數上限12,000字、散文獎項創作字數上限8,000字、新詩獎項創作行數上限70行。

4. 投稿創作獎者，須為不曾在任何媒體以任何形式（含網路及公開讀劇會）公開發表、演出；且須為不曾參加其他徵獎活動之作品，若違反本項規定，將銷燬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獎座。

報名方式

【收件日期】

1. 創作獎：2022年4月15日至2022年5月15日止，以郵戳為憑。

2. 金典獎（分二階段報名）

第一階段（4/15-5/15）受理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出版之書籍，以郵戳為憑。

第二階段（6/1-7/1）受理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出版之書籍，以郵戳為憑。

【報名流程】

1. 網路登錄報名，於徵件期間至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網」(https://reurl.cc/nEAQ7e) 首頁

進入網路報名系統，點入「2022臺灣文學獎」填寫資料。

2. 報名成功後，系統將自動發送電子信件確認報名內容。

為進行核對，報名者需以A4紙列印報名表，並於參賽者及出版社欄位簽名或蓋章後，連同

應繳紙本資料，掛號郵寄。

3. 郵寄信封註明「2022臺灣文學獎」及「參賽類別、獎項」。

收件地址：「700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1號，國立臺灣文學館公共服務組」。

